語孟說略

語孟說略上卷

無錫顧憲成涇陽氏輯

學而時習章

論語一書。乃聖人言語。與大學中庸孟子不同。大學一書。必是帝王纔做得。中庸孟子。論道理精微處。必是聖賢纔會得。常人皆有所不能也。聖人之言。高下大小皆宜。即如學而時習之一章。常人亦做得。以之為聖賢。亦只是如此。其餘所記。莫不皆然。語上而不遺下。語精而不遺粗。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徐敬菴

弟子章

餘力學文。文亦我也。專務於文。我亦文也。薛畏齋

賢賢易色章

前輩謂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亦子夏之意。子夏謂能是四者。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反而觀之。則不能是四者。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學矣。子夏之言。亦未可盡以為有弊。徐敞弦

君子不重章

先正謂人最怕氣輕。氣輕最害事。不重即是氣輕。惟其不重。則志氣內餒。精神外浮。所以學亦不固。荊川先生云學問之極功。雖足以變化氣質。而氣質之不美。亦足以為學問之累是也。徐敞弦

子禽問章

或與或求。易之義。求則得之。事之常。今云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但有一得字。不見其所謂求。亦不見所謂與也。徐敞弦

聖門學者。淺深造詣雖殊。宗旨知本則一。蓋皆不求之人而求

之已。所謂不在人分上做功夫也。陳亢之疑。只為信不及此。渠但見得當時黃緣攀附之輩。乘危僥倖之人。多少費心勞力。曾不足以動邦君之一盼。而夫子轍環周流所至。輒蒙尊禮下賢圖治之主。知其不多望於天下。而以為夫子之必有求矣。此處若不明本。須與他理論之。楚時夫子如何不曾求。之齊時夫子如何不曾求。周羅對證。如辨是非。不但夫子之心跡未易以明。而學問之旨。亦終於不明白矣。子貢却達此也。故不與他理辨是非。直從夫子身上。點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渾然太和元氣。盎然通理黃中。善戲謔兮。直認夫子作求。只是異乎他人之求之。不曾在人分上著半點精神耳。至今千載而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氣味多少深厚。其識趣多少高遠。其度量多少寬洪。其感

乎多少神妙。詞說不繁。意有獨至。豈獨夫子。直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和。相傳脉絡。只是一個異乎人之求之。豈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已矣。後之學者。只不明此。所以高騖虛玄。畢流功利抑誰識溫良恭儉讓之透體露心。渾然一天之命者乎。李見羅

禮之用章

和為貴之和。和於理。知和而和之和。和於情。和於理者。與禮為一者也。和於情者。與禮為二者也。有子所言。是當時二弊。周末煩文勝質。不和於身心。使人不安。夫先王制禮之本意。當時有一等人。如莊周子桑扈之徒。以為禮之體和而已矣。不原禮之本。却於情處求和。一任情做去。遂至流蕩忘反。都與禮不相湊泊。如西晉風流一般。則禮法大壞。又不如周末文勝。存得此禮

之粗迹在。由此觀之。流與離均之失禮之本。而流之害則甚於離矣。故聖人雖教人興於詩。又必立於禮。乃成於樂。夫善善惡惡之真心。乃天理之本然。此固是制禮之原。然必有些把捉處。使情意不流。然後善端涵養。漸漸成熟。有子此言。所以救流與離之弊也。程子所謂敬則自然和樂。亦是此意。薛畏齋

君子食無求飽章

不求安飽。是為學之根原。敏事慎言。就正有道。是為學之條目。這個條目。當時凡為學者皆如此。只是安飽念重。根原處不潔淨。雖去敏事。亦是勉於外。雖去慎言。亦是強制於口。雖去就正有道。亦見他不到。只學得他皮膚而已。如此去學。學雖同。而非求之於心者也。安得謂之好學乎。薛畏齋

貧而無諂章

病痛都掛搭在氣質上。若無氣質。亦無病痛。以其無掛搭處。故也。貧而樂富而好禮。氣質消融者也。氣質既消。純是真性。真性之中。曷嘗有驕諂來。無諂無驕。是子貢氣質未消。而禁其諂驕。則病根終在。先儒所謂以石壓草者也。薛畏齋

諂驕是氣質上受病。氣質聽命於心。若心作得主。不使放心邪氣得入。則諂驕無從而生。而貧富之來。皆吾性分中物矣。夫子此言。是拔本塞源之論。省氣力的功夫。如子貢所為。費多少氣力。惜不足以語此。同上

子貢引詩。非以是問於夫子。乃感悟自嘆之詞。徐儆弦

詩三百章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今人多疑此句未安。陽明先生以為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詩不刪鄭衛。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亦未必然也。徐氏曰、古詩三千。夫子刪之為三百。蓋十而存一。使果男女淫巧鄙褻之詞亦不刪去。則所刪者為何等語耶。古詩如今之歌曲。里巷狹邪妖詞豔語。類能使人溺心蕩志。不可收拾。何曾見有懲創者。朱子後來刊定楚詞。宋玉神女之賦。登徒子好色之賦。陳思王洛神之賦。亦皆不錄。而謂夫子錄淫奔之詩以傳世。豈其然哉。故鄭衛諸詩。說者紛紛。以為只從原序他有所刺為當。雖言有涉於狎暱者。不害其為主文而譎諫。卿大夫亦可歌之。朝會燕好亦可歌之。亦是情性之正。無戾于思無邪之旨。若以其詞涉狎暱。概指為男女

淫奔相贈答之語。則不獨鄭衛。即如二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亦詞涉狎暱。而不得謂之無邪矣。詩在六經。別為一教。須得之於言外。此言似有理。於夫子思無邪之訓。更為直截。馬端臨論之頗詳。可並觀之。徐徹弦

吾十有五章

此章是孔子自述其一生之學。在諸弟子不能深知。亦恐不能描摹到此。蓋眾人有眾人之學。學在希賢。賢人有賢人之學。學在希聖。乃聖人別自有聖人之學。學何為哉。合於天命之初而已。此章書看來只重知天命一句便了也。志字學字不惑字。皆言下學所以希天上達之事。既知天命矣。何思何勉。耳順從心。只一團天機馳貫。窮神盡化處。雖云聖人天縱。不假學力。然

心靈湛如。比之吾輩。倍加兢業。如有細工夫。雖云直入聖域不須層累。然心境歷然。比之吾輩。大有精進。如有細程節。令人心上學力高一層。其苦力精進。尤加於他人。則聖人之自知。必獨有至處。故自稱曰。世莫我知。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子思子云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其際淵乎微矣。昔程伯淳言十四五時。便思量做聖人。乃孔子十五時便思量上學堯舜。近學文武周公。折衷百王。旁收羣籍。爲萬古乾坤定一大中繩尺。此乃是孔師之志。孔師之學。而規規如所云格致誠正。志乎大學云爾者。此非知聖人之言也。志學如此。將這萬古大中之衡。實能出頭在千聖座上把得牢定。此乃孔師之立。非吾人所謂立也。把得權衡定後。自能貫串萬品。透徹精微。一絲

不謬。此乃孔師之不惑。非吾人所謂不惑也。如此精勤四十餘年。則天命在我掌握矣。乃知從太始以前。有此混濛物。方能開天闢地。放出萬古世界。與我性靈一般。自然流轉。何嘗有一物之不備具在我者。又知人世上安危治亂。人物種種安全生養。皆混濛中分出。自足自圓。與我性靈相通徹。補救裁成。一一皆性中本分之事。並無一物放閑在範圍之外者。此知天達命。天人合一。物我同源。古今不隔之大宗指也。孔師到此地。愈神愈妙。縱耳之所聞。經訓羣言。皆天命之注踋。即鳥語泉音。靈根盡透。縱心之所欲。經綸刪述。皆天命之矩度。即身律聲度。左右皆宜。何聞之逆。而何矩之踰乎。故曾子得之明明德於天下。收之以絜矩之道。子思得之合天地所以為大。收之以上律天時然

則孔子時中。不出一律字。平均天下。不出一矩字。故吾師之學。雖超玄入粹。無聲無臭。而無一不歸之大中至正之矩。雖進退千古。自立銅範。而無一不約之三綱五常之律。洋洋乎。至今高出二氏百家。上爲生民日用之所必資者。其矩矱而律度定也。辟之天焉。日月四時。不差一杪。草木果實。不差一候。元氣混漾開乎。至精至密。惟吾師之道之學。天壤與之同符。豈虛乎哉。嗟乎。大聖人之學。每一年一進。遂以七十年立此道於天壤。想其晝不食。夜不寢。發憤汗背。大苦心矣。故每十年一倍神彩。吾輩之學。朝更夕改。日作月輟。未嘗有十年不變之功。加安得有十年大進之心境。此余每一思之。愧汗不覺沾裳者也。學聖人者無他。一意以天命爲宗。併力向前。孜孜焉終吾身而已矣。

沈長水
說義

常人之學。只是口耳於學。聖人之學。卻是志於學。口耳於學者。他所學只是資得口耳。聖人之學。卻是培養吾之良知良能耳。目感觸處。無事不與吾心相通。盡天下之事物。盡吾之見聞。此心此理。無不與相湊拍。培養日久。良知良能日充。成了一個大人體段。如赤子之血氣充足。而能卓立。故謂之立。既立之後則事物之理。備具於我。而耳目口鼻應用。都是一理感通。無少疑慮。故謂之不惑。不惑處猶有知也。還是屬人。到知命處則無心。無心則無疑處可言。其動處乃是一理流行。知天命之默運。而四時行百物生。蓋大而化之。與不惑以下絕迹矣。耳順從心俱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見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

是一個理。不貳以下看得力。知命以上看不得力。薛畏齋

志從心生。心學乃能志於學。不是心學。只是口耳於學。聖人十五歲以前。小學事都是實心去做。所以十五而志於學。見得天下之事。無適非心。志都通得去。亦是他小學時。養得心明故也。常人小學。只是習其事。誦其文。而與身心不相湊柏。到大來。只是粘皮帶骨。雖自謂無所不學。其實與志不相通。只是增得些助襲辨博而已。同上

孟懿子問孝四章

前二章告大夫。一是循理。一是守身。其辭婉。後二章告門人。一是敬親。一是愛親。其辭直。徐儆弦

吾與回言章

呂涇野曰。夫子於人。有不可與言者。有欲無言者。有與言終日者。日有許多等級。不似今人逢人開口。便道一貫也。又曰。要知終日所言者何事。徐儆弦

要看得發字意也。所謂發者。如草木生意。充滿勃鬱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同上

胡氏曰。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於無窮者。顏子也。同上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口耳皆心也。起予助我。心亦口耳也。

泥口耳則非心。離口耳亦非心。學者當有得處。薛畏齋

聖人無異教。其與同言。與他人言。都是一般。至領悟處。存乎其人耳。但平日以口耳為學者。悟之以口耳。只是說過。於身心無得。故曰助我。曰起予。若以心學者。悟之以心。言言皆得之於心。言與心不相背。何言之有。故曰不違如愚。曰語之不惰。曰無所不悅。吾與回言終日不違。是聖人無言處。亦足以發。是顏子有言處。知顏子之有言。則知聖人之無言矣。同上

違者。心不受也。平日不是這個學問。故不受之心也。惟心學者無所不受。顏子是也。其餘或待其能受而後告之。曾子是也。或扶出他不受的根苗。而後啟其受。若子貢是也。這不受的根苗。諸弟子通病。但子貢。其後猶能受。其餘則終不受耳。同上

君子周而不比章

夫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易卦乃有曰比曰同者何也。蓋易之比。乃一陽為衆陰所比。而陽居五。為得其正。是其比也。乃所以為周。同人乃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陰居二。為得其正。是其同也。乃所以為和。 徐儆弦

學而不思章

學而不思。是謂徇物。徇物者。不通於理。口耳之學也。思而不學。是謂絕物。絕物者。不安於身心。空虛之學也。學術大敝。只此二端而已。 薛畏齋

攻乎異端章

愚嘗謂有天地以來。百般學問。皆起春秋戰國之時。不惟中國

有許多人出來。雖佛氏亦生於西方。此亦天地運氣之一會也。所以後來有咸陽之一炬。

徐儆弦

由誨女知之章

子路是個聰明才辨的人。他於事物上。都信口說得去。若反求諸心。有多少不安者在。夫子若欲事事救正。如何費得許多。故就他根本處。教以知之之道。根本者。心也。蓋在耳目上論。必以無所不知為知。若在心上論。只是知得知與不知處是知。既不知處亦是知。則雖一無所知。而吾之知固在也。何必一於知也。若必以無所不知為知。而於其所不知者。亦強以為知。是以耳目役心。知愈多而心愈蔽。力愈勞而知愈遠矣。從此有蔽之知做去。有多少害道在。如以正名為迂。如何成得國。以治民事

神為學。卻不誤了子。黙若此者。皆由他平日以無所不知為知。連那心上的知與不知。都不知也。故夫子指出知之真切處與他說。欲其反而求之曉得知心上事〻反求諸心。則知不知處。都瞞昧自家不得。而於此等語。自不敢說矣。不禁之禁也。薛畏齋

凡心地明則聞言皆受益。若心地不明。雖聞言只作泛常說過或因而役志累心。夫子此言亦為子路受言之地也。同上

子張學干祿章

聞見豈能牿心。心自牿於聞見則有之。譬之飲食。然有病之人。一切美飯食。皆成痞悶。然飯食奚罪。彼自有病耳。若無病之人。飯食便能消化。自然膚革充盈。徐儆弦

子奚不為政章

方山先生曰、昭公為季氏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隤。戊辰定公即位。又從季氏之使。葬昭公于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意者其在是時也。及觀其為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意可知也。 徐儆弦

陽貨懷寶迷邦之問。想亦與此同時。初年則人疑其不仕。晚年則人疑其不隱。夫子之心。亦無以白於天下矣。 同上

子張問十世章

聖人一言。盡古今之變。暴如秦。亂如五代。夷狄如胡元。而因革之大致。不能易也。 徐儆弦

持禮字。當是指隨時制作之禮。聖王迭興。雖各有所制作。然不

能不用前代禮文而損益之。如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又曰周監於二代。皆指禮文。不指三綱五常。以三綱五常為禮。不知馬氏何所據也。同上

孔子言所因所革。世百世可知。孟子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皆萬世不易之定論。同上

見義不為章

昔夫子有感而歎吾未見剛者。或對以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只此五個字。斷盡了天下人。夫錫多則卷金且失堅。豈有慾而能剛之理。又嘗觀慈湖之語西山也。曰希元有見道之心。乃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西山愕然請問。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耳。功利中人。如油入麪。絲毫縈絆。力敵萬鈞。雖有關

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如一指蔽目。泰山爲之不見矣。此孔子所以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推原其故。豈有他哉。則以秉志之立操。合下來不曾判決得清楚。以致當機履局。不免雜於利害而計。只一雜於利害。便是兼帶了世情。而義之分數畢竟輕。利之分數畢竟重矣。雖欲勇於爲義。其將能乎。伯夷非所謂聖之清。民到于今稱之者乎。然一頭放着個千乘。一頭放着個餓死。甘守餓死。不顧千乘。此其節所以竟立。比干非殷之宗臣。孔子之所稱仁者乎。然一頭放着個國相。一頭放着個剖心。甘棄國相。直趨剖心。此其道所以終勝。他日因子貢必不得已之問。謂於去食去信將何所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嗟乎。此可以斷千古爲義之勇矣。古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等死

耶。何以重比泰山。則天經地義之所維持也。世道人心之所固幹也。此其所以重也。則伯夷比干是也。等死耶。何以輕比鴻毛。則狗苟蠅營。趨利趨名。往而不知返也。合污同流。朝昏苟度。如鳥獸草木之等時澌盡而莫知尋繹也。此其所以輕也。則千駟之齊景。萬斛之元載。與蠢蠢者皆是也。彼其初未嘗無擇也。特其甘棄義。庶利之有獲也。畢竟所獲何多。甘處不義。謂害之可避也。畢竟害孰為甚。此愚所以謂果其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仁。必如是而後可以判見義必為之勇。 李見羅

孔子謂季氏章

先王制禮樂。以正上下。杜陵傳。豈能人人而禁其不為。亦是各

人心上自過不去故不爲也只這過不去處便是禮樂之本原人極所以立者賴有此耳若此心一失則誰不可爲者所以季氏至於僭八佾爲忍心之甚也尚何禮樂之有 薛畏齋

古之亂臣賊子至於弑父與君其原皆生於一忍字夫子於季氏特以是可忍也責之蓋亦誅意之法也 徐敬菴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堤之損益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浚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

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同上

三家者章

謝上蔡云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爲。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爲。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諷魯之詞婉。矣取於三家之堂。譏三家之詞切。徐敞說

朱子曰。使魯不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此程子所以獨歸咎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按魯惠公請郊禘於平王。平王許之。然尚未之舉。至僖公之末年始舉之。此見於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之矣。是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

受也夫成王在襁褓周公遂以道義教之伯禽同學亦與聞之古今所謂聖賢之徒也曾不知名分所在遂以之賜以之受乎大抵東遷之際王迹熄而綱常紊矣故惠公敢於請而平王遂與之使誠為成王之賜孔子之春秋可據也歷隱桓莊閔僖凡五公幾百年至僖公末年始郊又以不吉而罷何其疏闊如此魯頌閟宮亦誇誕之詞但足以證郊禘非成王之賜也其二章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下章惟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未嘗言賜郊禘也此下即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以往郊廟而已即此觀之可見僖公以前未嘗郊也封伯禽之時未嘗賜也使為成王之賜宜世世行之何直至僖公而後舉叙封之詞山川土

田附庸皆及之於郊禘獨遺之耶 同上

季氏旅於泰山章

季氏若知泰山之不當旅則知君之不可僭此聖人開導之微機也惜冉有不足以語此 薛畏齋

季氏旅泰山是自欺其心誠不具矣其所具者特儀文而已禮不在儀文而在誠誠就是禮之本當周末文勝林放生其時獨覺其非此是他心神虛文罔他不得處今季氏不以禮事泰山而以虛文事泰山若泰山享之是為季氏所欺不如林放也推此類凡不合於禮不安於心者却是以虛文自欺不能欺人也季氏專魯其欺人處多矣若能於此言有省有多少進益 同上

巧笑倩兮章

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詞，不特易教為然也。今之讀詩者，以某章之詩為某人之作，而詩學亡矣。看子貢子夏論詩二章，可以得古人讀詩之法。徐敬弦

黄厚齋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詞。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詞。或謂沔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愚按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被之管絃匏竹之間者也。或為宮。或為商。各有音調。即如今之歌曲一般。若删去一句兩句。便不成調矣。非若彼文字者之可刪而節之也。周子醇之言。誠不諳詩之旨矣。

商賜可與言詩。此聖人達才之教也。起予助我。與無所不悅。是當時兩般學問。無所不悅者。得聖人之心。起予助我者。得聖人之言。蓋總是一般說話。學者看兩樣。若聖人則無行不與。非有隱也。薛畏齋

夏禮吾能言章

孔子生周之世。知生今反古之為非。而屢思夏殷之禮何也。蓋周末文勝。思夏殷者。所以思周之舊也。周監於二代。夏殷之禮

猶存。至宋而夏殷之禮蕩然矣。孔子所以興思而屢歎也 徐徹弦

夏殷之禮。杞宋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呂涇野曰禮失而求諸野。當時老聃萇弘之徒亦庶幾有傳者。故夫子能言之

按左傳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故不足徵

禘自既灌章

禘而繫之魯。不待貶詞而惡自見矣。且父母之國。又不可顯言者。聖人一言一字之不苟如此。故不可專重既灌也。周禮在魯而乃僭禮若此。夫子魯人。深有感於心。故發此歎。他日作春秋亦因禮之變而書。或以日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亦歎既灌之意也 徐徹弦

或問禘章

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祭禮亦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夫子曰不知者。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諱之也。以魯不當有此而諱之也。魯不當有此。則不得言禘之意。或人智不及此。則不得言禘之義也。徐儆弦

祭如在章

儀文非祭。如在乃祭也。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是不祭也。所以必須與祭。

王孫賈問章

夫子對王孫賈只說一個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竈朱註云天即理也詞氣似覺稍緩 徐儆弦

不消在奧竈上較量輕重只這一媚字便自有愧於心獲罪於天處無所禱猶云心病難醫也 薛畏齋

周監章

周監於二代不是以文去損益忠質損益忠質故文即忠質文亦自後世名之當時夏亦不自以為忠商亦不自以為質周亦不自以為文也蓋其說出於禮記漢儒附會之言而非孔子之定論也 徐儆弦

此章可與夏禮吾能言之一章參看一是歎二代文獻之不足

一是美有周人文之可徵也而深傷周禮之墜不得如先進損益之初蓋恐當代之如杞宋也

白山倫氏曰天下之生久矣自洪荒以至於黃帝堯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而不趨於文此勢之自然而理有所必至者等而上之結繩之世則虞夏為已文等而下之商周之世則虞夏為已質文質相形而世道之變盡於此奚事於忠與敬也夏商之衰天下日入於浮靡恐有所謂民敝而愚而野也哉武王克殷反商政政由舊湯之續禹可知也皆自文而復之於質恐有所謂救野以敬救敬以文者哉中古之文極盛於武王周公之時不能不為之事制而曲防於是繁文縟禮生焉雖然為之度數品節使天下無過乎文而已矣誠知天下之文不

可勝救。而質不可以卒復。故以大聖人之質。而酌天下之文。庶幾可以久立而無弊。天下習見其文。而遂以爲尚文。不亦惑乎。武王周公之不以文率天下。亦明矣。夫子之從周也。猶其從先進也。故曰周監於二代。所損益可知也。曰監。則有因革存焉。曰損益。則非徒增飾之而已。贊之曰郁郁。若贊堯煥乎其有文章焉耳。惡得借夫子之言。而謂周尚文也哉。又曰草昧之初。天道改物。生民雜處。智勇俱盡。碩果不食。眞精固完。若小開闢然。此文復爲質之機也。善知時者。及是而保合太和。使天下無失其質。而可矣。然而不數十年。而天下已趨於文矣。世道之循環。自文而質者不十一。自質而文者常十九也。敦質以約文。猶懼其不勝。而又奚循環之有乎。武王周公。蓋將求虞夏之質而未能。

今乃曰虞夏求周之文而未至何其昧於時義而敢於誣民哉

子貢欲去章

聖人看器處就是道顯事處就是禮不以事視事而以禮視事更無精粗隱顯之别此所以教子貢也 薛畏齋

苟志於仁章

志仁則無惡若不志仁則欲為善又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有羞惡之心從此一念悠悠不真便悮了一生 徐儆弦

富與貴章

無終食之間違仁言無一時不依乎仁也下二必字正見其不違處上二節是就濶大處看君子此一節却說入細密處去前重兩不字後重兩必字 徐儆弦

富貴貧賤。是仁之所敝。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所棄。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浮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道。所以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蓋聖人揭出顯然之公案。以看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貧賤。失得交參之際。便隨體點聽。現出本相。世間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是欲。體湊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意殊切至。玉未琢前猶索璞。金經煅後更何疑。煆而沬以冒稱為君子者。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清。猶恐體之未密。說個無終食。即自朝至暮。念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無常變。此仁矣。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間斷故聖人繫彖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看來無別功只有自強兩字是仁之命脈便是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中其所遭值件件有之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不兼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故惟自強乃能不息果不息即是仁矣　李見羅

我未見好仁章

好仁者至於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味此語是何等用力　徐儆弦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所用之力何力也猶曰吾力不足便是騎驢覓驢

此章首言仁之難得中言仁之可為末言仁之可為而人自不

爲反覆歎惜皆於三個未字見之

一日用力於仁此眞心好惡者也眞心好惡不問氣質故力無不足所謂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者也常人非無一念好惡之眞如怵惕於孺子之入井不受嘑蹴之食此眞心也但不能常常如此及至他事又被氣質奪了外物遷將去這個念頭終是不得加須是常常如此一去永不回頭這氣質纔聽他指揮奪他不得纔是力足所謂一日用力於仁者也與一日克己復禮之一日同都是到頭說話蓋平時輒退輒進之心到此日已永絕了不是到此日方奮發起也 薛畏齋

君子之於天下章

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爲兩截則所謂無

適無莫者。未免出於有意。而所謂義之與比者。亦為屋上架屋矣。徐傚注

君子懷德章

懷德。是無為而為善。懷刑。是有所畏而不為惡。懷土。雖未能遷善。亦未為惡也。懷惠。則無所畏而為惡矣。懷土。則惟溺所安。而忘其所謂德。懷惠。則惟利是逐。而不顧其所謂刑。懷德懷刑。其為善也。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同出於公。同歸於君子也。懷土懷惠。其為惡也。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同出於私。同歸於小人也。安土則謂之君子。懷土則謂之小人。懷者。意所便安。安者。無入不自得也。徐傚注

放於利章

放於利而行。則有貪一身之利。而貽千萬人之害者。貽千萬人之害。則千萬人之怨叢之矣。有狃一時之利。而基千百年之禍者。基千百年之禍。則千百年之怨歸之矣。故曰多怨。徐敬注

參乎章

要曉得是夫子之道。要曉得夫子之所謂一者如何。今之人開口便講一貫。而究其所謂一者。則茫然無所見。何濟於事。故必有聖人之神明。而後可以語一貫。有曾子之學力。而後可以唯一貫。不然盡皆空說。終非實際也。蓋曾子之未唯。則三省尚有不足。既唯之後。則一貫亦為剩語。此固有無關於口耳者在也。徐敬注

夫子一貫之道。在顏子則可以無言。在曾子則不待於多言。在

子貢則必待於言。
承示詢及曾子子貢聞一以貫之々指有異耶抑無異也夫一
以貫之則一耳分知行者俗說之謬也聖門如曾子至沈篤矣
資性頑鈍故超悟之機少屢累之力多夫子呼而覺之曰參乎
吾道一以貫之豈有許多節次哉此掃其一向胸懷閒層々級
級直與以一條覺路一以貫之云者為曾子躐徑設也子貢聰
明博達耳目常支離於聞見欲如顏氏之超悟真隔重山絕阻
不能捨筏淩風而徑度矣夫子呼而詰之曰賜也以我為多學
識之者乎而非也此掃其一向胸懷閒枝々葉々直示以本來
靈根一以貫之云者為子貢躐徑設也向非二子者受病在用
力之中亦不出此等話頭提訓之矣然二子向來積習凍釋冰

融。一言盡解。乃夫子直自任即此一貫者。吾之道自如此。又云予非責多者。予一以貫之。分明不與他人共此物矣。即所云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指也。然則聖人之道。豈難知哉。聖人虛員默徹之心。即吾人純一不雜之心。天與神明。定無二即。扣之即靈。觸之即動。周徧萬事。而此心無弗通。含攝萬理。而此心無弗通。行乎天下國家。經緯變化。而不踰一實。考之六經羣言。貫串該總。而不礙其虛。入景入微。八方孔道。路路大通。徹頭徹尾。針芥鋒芒。一齊都了。人若一夕恍然得此靈通消息。真個是天下極樂無上菩提也。豈不快哉。子貢他日問終身可行。子曰其恕乎。只一恕可以終身行之。忠恕之無不貫何疑焉。孟氏得曾氏之學。他日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約之途。乃取詳博。

中多學之貫於一又何疑焉故自堯舜言惟一伊尹言克一一之說自古聖人已記言之乃一之所以貫則出夫子提撕後覺之深衷耳其意若曰向前千變萬化者皆此件所為貫串若無此件將散索不收拾若不能收拾總千變萬化則此件物亦塊然形器耳試想天壤間色色形形若無神理何以能不言不笑物物精神吾人日應萬端若無主持者何以能伸眉吐氣一撥便轉千古以來世風搖蕩若無元陽在中間運旋何以能太守持乎到今一絲不動於此透入不消層累直入聖境不貴勤求單提法眼故云其物不貳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呼只如此盡之矣世之儒者猶溺舊聞牽性稟多築層階常在淖泥中淤泥廣添雜物飽貯一腔自以為得新安正派惜乎不見正於仲

尼之門。今灑然卬天庭而睹白日也。鄙淺如斯。以質大雅。兄當盡力發我蔀蒙。幸乃得之言表矣。沈長水與滕學憲少松兄書

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但曉得有個義。於中亦得了義的滋味。更不復計所謂利也。小人但曉得有個利。於中亦得了利的便宜。更不復計顧所謂義也。徐徵註

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朱子深有取乎其言。今學者雖是為善。若有一毫求利之心。雖做得好。亦總是人欲之私。與君子之心天地懸絕。同上

見賢思齊章

見賢固思齊。然非未見時先有一個為善之心。則見時豈能思

齊。見不賢固內自省。然非未見時先有一個去惡之心。則見時豈肯內省。今人見賢者不羨之。則忌之。或又病其可憚而遠之矣。見不賢不訾之。則笑之。或又樂其可親而狎之矣。皆由為善去惡之志不素立。徐敬菴

事父母章

程氏曰。人合者以義。故君臣曰信而後諫。天合者以情。故父子曰悅則復諫。徐敬菴

古者言之不出章

纔開口便覺難。這道理。纔是身心上體貼過去。古者言之不出。蓋以此耳。薛畏齋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間。不能以誠感其心。而數數焉。取必於言辭。乃所謂煩瀆。取辱取疏之道也。但子游之言未盡。須如夫子之告子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理乃為完備。即忠告善道者。誠也。薛畏齋

事君不特以言數見辱。其或輕身枉道。文繁意薄。是亦數也。亦足以取辱。交友亦不特以言數見疏。其或聚居狎兒。忘德思怨。是亦數也。亦足以取疏。事君不可數也。而父母有過。則號泣而隨之。朋友不可數也。而兄弟有過。則涕泣而適之。何也。恩義不同也。徐敬弦

子使漆雕開章

斯字。論語中多有此等字眼。如智及之之字一樣。學者須要理

會若云指此理而言便是誓語 徐儆弦

漆雕開最見得學問源頭的確蓋信者信此心也如仕而為仁須是仁心出之方可信吾之有仕仁而為義須是義心出之方可信吾之有義若只恃聰明才辨做去外面做得好亦只是思慮勉強之私而非感通順應之真心矣聖門之學只是從事於心開平日見得還是有我之心不是感通順應之心仁義禮智之德尚非己有應用處信此心不得所以不肯出仕可見他用心於內與諸子之用心於外者不同夫子所以說之也 薛畏齋

孟武伯章

夫子於由許之治賦而曰不知其仁也於求許之治民而曰不知其仁也於赤許之治賓客而曰不知其仁也夫子雖不言仁

而玩味於三言之外。亦可以識得仁體。徐敬弦

女於回也章

顏子知十。孔子多能。都盡他分量不得。向上更有在。薛畏齋

回賜二子高下。夫子素日洞知之矣。何乃有孰愈之問。不曰不如。却曰孰愈。試其自知何如。賜直曰何敢望回。則明謂之弗如矣。夫子喜之。曰汝真弗如耶。此弗如之心真心也。知弗如之心。即是真知。真知一。即萬竅皆融。無一無二亦無十。合下心體直與日月並明。千聖合符。豈待他日方進。乃始如回乎。即今一瞬靈明轉變。便已如回矣。無知無不知之本體。無層累階級可說。此一了即了之道。余聞近谿羅先生之教如此。道本空洞。超乎對偶數目外。有對偶數目則不徹。象山一日問同學。知二知十

何以見得佛如其人對曰看來只是尚嫌少在象山為之首肯者久之陽明他日論學時時為同志者重宣此義良知之抑不言了然僕意亦如二先生之教但愚見以為賜不如回者一則是徹底洞然一則尚兼揣量億度所以佛如其分別正在此處若自家見得如此分明即便徹了世豈有自知其為揣量對待猶不超脫者乎豈有自知不如回之徹底洞然而猶不洞然者乎所以夫子與之都不是與其他日向道與其當下直見性明心則億中之伎倆貨殖之營為合下盡消到空空去矣大凡天下事物千百總襍曲折奧渺即聖人不能徧知必須諮訪必待終日終夜精思必株納衆流之善酌之調之方能經時濟物獨其天性中一點真明合下廓然無礙無首無尾無所不貫故謂

之間一知知一者數之始九者數之究至於十則子數盡而還其母矣聖人真知得母知子既知其子仍還其母本體朗如吾人落在是非利害毀譽成敗中間纏綿算計不出兩頭對待外亦何超朗之有乎故云回也屢空到十數上是盡頭歧路故云空也屢者如貧子再無長物也億則屢中者我寶流失揣摩他寶豈得為吾有乎故大舜用兩端之中用之則非兩也一而已孔子扣兩端而竭焉既竭矣何兩之可言乎故真知只是惟一一則統體具存頭足皆完知之亦知不知亦知知亦不知不知却知今人真知不出者以其胸中尚有二物之介也沈長水答　虔生

宰予晝寢章

蔡氏曰聖人之心如天然天運無一息之停聖人之心亦無一

時之間。冬乃天之夜。夜乃人之冬。冬天閉藏於冬。而人宴息於夜。動極而静。静則復動。亦無間可容息也。聖人以生知安行之資。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尚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其好學之功。至於如此。况學者無聖人萬分之一。苟不愛日惜陰。黽勉進脩。而悠悠度日。則四十五十而無聞。終歸於下達矣。如何而不責之深。徐敞弦

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只兩言。而後世性善惡紛紛之論。俱為剩語。夫子之言天道。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數語。而後世天問天對紛紛之論。俱為曲說則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真有不可得而聞者也。徐敞弦

令尹子文章

微箕比干忠也而夫子許以三仁伯夷叔齊清也而夫子許以求仁得仁令尹子文忠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陳文子清矣而夫子亦不許其仁此全在心術隱微上較量 徐儆弦

甯武子章

或謂成敗非人之所能逆覩即使武子不能濟君保身其愚亦自不可及不知天下事正不當如此論能逢比干謂之不可及亦可也李固杜喬謂之不可及則非矣此等處要自有權衡不可少差 徐儆弦

知處假得愚處假不得故曰可及不可及愚者蒙昧之名當時以以武子為愚是使乖弄巧見識昧却武子心事若在武子身上

說。則其愚處。乃根心之知。明哲所發。却是真知。但見理不明。徇時俗之見。都看他是個愚耳。其實時之所謂知。凡有聰明者皆可能之。時之所謂愚。非見理之明者不能到也。夫子此言。不惟破時俗知愚之見。亦以闡武子之微也。薛畏齋

孰謂微生高章

柳下惠之和。疑於不介。聖人明其介。夷齊之疾惡。疑於刻。聖人明其不刻。臧文仲以智稱。聖人明其不智。微生高以直名。聖人明其不直。皆微顯闡幽。以垂世立教也。徐儆弦

微生高之直。不特人以為直。而微生高亦自以為直。連微生高亦不自知。被夫子探他隱微處出來。他的直繞說不去。夫子此言不但為微生高。蓋以直教人。使知所謂直者。不在外而在內

也。若理得於心。從真而發。便隱微處亦是直。故曰直在其中。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無思慮知識之心。而後能順帝之則。凡道理皆如此。故觀微生之直。而陳仲子之廉之類。皆可推矣。薛畏齋

巧言令色章

假心人做事。瞞不得真心人。左邱明恥之。是真心人替他愧恥。當時惟邱明有此心。與夫子同。則其他之不知恥者亦多矣。薛畏齋

顏淵季路侍章

吾觀千載而上。明學問於廟堂之上者。唐虞也。明學問於泉石之間者。洙泗也。其臣主之都俞。師弟之切磋。雖言人人殊。而大旨大宗。未嘗不協於一。故學者讀經。最要就此理會。如子路之

車裘共敝。顏子之無伐善施勞。孔子之老安少懷。淺深分量。自有不同。然却不可若為較量。只要見得車裘共敝。自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無伐善施勞。是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老安少懷。志誠大矣。亦看他是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血脉。蓋吾輩學為聖人者。只是學。得。聖人之心。之學。不能驟然躐得聖人之等。若不從學宗旨上討明。而漫從品分上摹擬。是為凌躐。凌躐者決無到手之理。不從明學上講求。而第從分量上考較。便是末上便是向人分上求。敝舌疲精。到底無學明之理。子路小。顏子大。孔子他。儘力講來講去。只是孔顏分上的事。於己何和。李見羅

老安少懷友信。是聖人將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看。故以一物不得其所為己憂。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各隨其寓而無不有以大其施也。徐儆弦

聖人之言。只是平常日用之間。即今日言之。今日就有下手處。非若二子之尚須着顏字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然於平常之中而玩之。有自有天地之量。同上

十室之邑章

孔子平生。不以贊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視之。一切見成。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步步挨將進去。今觀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換出一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便能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必待六十七十。則孔子分明是學成。不是生成孔子實信得這步好學之功。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任。實承當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後世學者。實信受奉行好學這句。庶幾步聖躋賢。世間多有其人。而渠亦不致枉費了一生的苦行。直以其質稟少異。便謂之父母胞胎裏長就了的。不肯

貴半分功夫也豈不惜哉 李見羅

聖人以忠信為美質而今人以聰敏為美質聖人以敏事慎言為好學而今人以讀書能文為好學噫敝也久矣 徐敬菴

雍也可使南面章

夫子於仲弓之問伯子則曰可也簡於仲弓之論簡則曰雍之言然味此兩言真是渾厚和平 徐敬菴

居敬行簡是有主宰居簡行簡是無主宰所以不同 同上

子桑伯子得簡之意而失簡之理故夫子曰可也簡言他為人也好其行事亦知所簡矣仲弓認可字作全好字樣言伯子之簡頭原差了乃是大簡如何謂之可仲弓此言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他認得學術原頭端正此子桑之所以為異端而不同於

吾道者。故夫子然之。然周末文勝。至於滅質。子桑能悟其失。欲反諸簡。是亦質美之人。但缺學問耳。若在聖門。亦狂者之流。可裁之而使歸於中道者。仲弓雖認得原頭處正。而不悟此意。亦是他學問未精處。聖人亦不好與他說這話。故曰雍之言然。蓋以成德達才之教待仲弓。而未可語於時雨之化矣。薛畏齋

仲弓之不與子桑。即孟子之闢告子。皆在孔子範圍中。聖賢分量不同如此。同上

哀公問弟子章

前輩謂懲忿工夫。當遏之於始。忍之於中。制之於後。又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雖亦是治怒之法。但恐怒之方發。一時禁制不得。須要平日有涵養克治之功。徐儆弦

問聖人無過。顏子不貳過。此是聖賢之别。若不遷怒。恐聖人亦不過如此。曰聖人心本無怒。因物而怒。自然不遷。若顏子必用許多工夫。乃能到此。然猶守之也。非化之也。同上

七情皆當克治。而夫子獨言怒者。蓋人之七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易象傳以懲忿與窒慾爲對。而大學傳亦以忿懥居恐懼好樂憂患之先。良有以也。同上

人之遷怒者。多是血氣用事。貳過者。多是私欲流行。若好學之心一觧。則分數可減七八。同上

遷與怒。是降伏這氣不下。被他使了。不遷不貳。是以理制心之功。義理立得脚定。不爲氣所使矣。若聖人則氣即是理。不遷不貳。不足言矣。薛畏齋

回也其心章

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有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到此。曾着一思量否。此其中真有無窮的道理。合作敲推。至妙的機關。合當究辨。試發一問。如何叫做心。又如何叫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來相沿說心即仁也。果然心即是仁。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仁又說心。疊床架屋。違者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有背。同體者不相違。三月不違仁。幾希二物。至者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為二物。何待深論。三尺童子亦未肯信。謂為一物。則當其背違時。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說。大似破碎支離。葛藤縈絆。果有明眼士直截從茲剖決。則此

疑團未必不開悟者試思之試思之姑毋笑其破碎支離葛藤縈絆　李見羅

論語二十章不言心之仁而此章獨言心之仁易三百八十四爻不言仁而復卦獨言仁若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遠復也諸子之日月至即易之所謂頻復也　徐儆弦

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大賢羣哲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　同上

伯牛有疾章

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也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

也。 徐儆弦

孔門列德行之科者四人。而一以短命死。一以惡疾亡。可見氣數之厄。 同上

賢哉回也章

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徐儆弦

人不反求諸身。而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謂爾非魚。何以知魚之樂。 同上

聖人樂在疏食飲水之中。故曰亦在。顏子樂在簞瓢陋巷之外。故曰不改。樂在其中。安仁也。不改其樂。不違仁也。 同上

夫子稱顏回曰賢哉回也。而又再言賢哉回也以贊之。其稱禹

曰禹吾無間然矣。而又再言禹吾無間然矣以贊之。而其所稱者。皆不出飲食居處之事。故曰禹與顏回同道。同上

在聖人則簞瓢陋巷。就是性分中樂地。不知其為簞瓢陋巷矣故曰樂在其中。顏子只是不為簞瓢陋巷所動。理能制欲者也。故曰不改其樂。薛畏齋

無伐無施。不改其樂。顏子只是少一忘字。若忘得便是聖人。觀老安少懷樂在其中可見。同上

子游為武城章

吾輩士大夫立身行己。當以名節自重。海內英豪。自有識者交與之間。豈可自輕。乃若在事君子。若能鑒別名流。敦尚風節。將大不貲。士習自正。教化自行。又非簿書錢穀間人所能及也。

夫子之問子游之意念深矣倘亦今日者賢有司與賢士大夫所宜三復也昔子游在聖門稱學道君子初試武城邑宰武城是魯有周公崇義敦禮之風焉夫子且不問何以治武城而從容諮訪其邑之才賢長者曰女在地方必有好友相與亦曾得其人焉爾乎子游拱手對曰人才難得武城雖小將為君子焉有一個反生澹臺滅明者胸襟落落風槩稜稜其人可親不可狎侵敬之重也非所及也請試言其概此人也不是閑關獨處曾見他行走出來只是從那大路上坦坦平平行着其旁蹊小徑眾人所取捷去處絕不打從這路上算便而行這是一節可敬處此人也不是絕物離羣的曾至偃之室奉一日之教但必是邑中有件公禮公舉事關典則動係風尚者方來下顧除

此外並不至偃之室。高風在望。不可得而數〻見也。這又是一節可敬處。武城地方。良多君子。偃在事之日淺。安能盡交邑之賢大夫士。與游處乎。所知者此滅明一人。所以重滅明者。此一二事。夫子問及。敬以斯人對。不審何如。頤誠足當子之衡量否也。由此論之。這兩句話頭。原只是一句。世豈有置其身於規圓矩方之中。一步不苟者。而肯俯首下氣。常到邑宰之室乎。豈有會疏見少。邑宰庶幾覩風儀而不可得。而其人肯由衺邪別路。自貽生平者乎。故守己峻者。常不以謁候為恭。雖親者必其言可法。其行可則。以此論人。思過半矣。自世風之衰也。人情好諛。士薄於名檢。持身不論禮義。只以勢利為娛。遇事不顧廉恥。只以便捷為巧。交際往來。不拘繩墨。只以趨前曲奉為恭。上之人

品格不高。權衡淆混。嘗以委曲捷給者為能。而周行大道之明然矣。以顏面慣熟者為親。而遠跡高尚之士疎矣。正直者既遠。面諛者日來。此趨走之路。所以百轍千歧。可嗤可厭。不特升邑宰之堂。且到其室。容地酸醎。顛倒白黑。朝趨暮赴。十輩為羣。俯仰酬之。而卒不能當其意。此機械關節。閃爍翕訛之習。所自來也。末路多歧。言之良亦可歎。讀聖賢書。到此一段。要見夫子所問得人。是何等人品。子游所對所取的。是何等人物。滅明子所自處者。是何等器局。今日士大夫肯如此行身否。聖賢一問對間不過兩三句。令千載思之。士君子之節行。賢有司之好尚。卓然自立於風塵之外。廉頑起懦。高標冷冷。令彼好諛趨炎輩。直可汗流僵仆。無置顏面處。其於世風士習。良非小補。敬為諸君

子誦說其大義如此。沈長水講義

質勝文章

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聖人與造化和合顏色的方子，卻是物各付物，一毫無所用其加損，如是乃可謂文質彬彬成君子之德矣。薛畏齋

齊一變章

齊之難變，以壞於霸習，則霸圖本欲興衰而適以病國。魯之易變，由存乎王道，則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家於既衰。魯周公之後，先王之遺風尚存。齊仲孫湫謂魯秉周禮，晉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齊安得有此氣象。徐儆弦

博施於民章

堯舜其猶病諸。聖人不得以盡仁。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不能以盡道。 徐儆弦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即目前做亦得。便做到堯舜地位亦得。若起頭便欲博施濟衆。便一步不可行。 同上

述而不作章

夫子贊易自伏羲皇也。訂書自堯舜帝也。刪詩自商湯王也。脩春秋自魯隱伯也。當時六籍。經夫子一番整理。後雖遭秦炬。而不能為之掩蝕。至今與日月俱懸。朱子所謂其事雖述。而其功則倍於作者。不誣也。 徐儆弦

默而識之章

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即所謂能近取譬

可以為仁之方矣備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本無實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義備矣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嗟乎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脉路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每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當之學問若無這一步畢竟不入微畢竟不達本說本體固有合有離說功夫亦有斷有續只一個默而識之真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教與學果何事即所謂默而識之的條件也默識又何事即所謂教與學的主腦也予於大學中揭出止脩兩法正有悟此此蓋孔子落實做手故屢屢以之自當至此却又揭

以自歎大率謙己誨人意未嘗不寓而就孔子三十四十以前則亦未諒其立與不惑自信之爲何如也世間決無有一個不實的聖人又安得有一句不實的說話說個何有於我容或有未有於我說個是吾憂也雖實是有憂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費了多少氣力而可云泰然無有惕厲競業一切熟路輕車何有於我　李見羅

子之燕居章

申申夭夭己涉形容然申申而曰如夭夭而曰如又見非言語所可名狀姑借此以擬議之也　徐儆弦

申申夭夭弟子之記夫子者如此然夫子之在當時微生則識其栖栖東門則識其皇皇又若有不豫色然者蓋栖栖皇皇憂

世之志也。申申夭夭。知樂天之誠也。知夫子有申申夭夭之容。又當知夫子有栖栖皇皇之容。然後可。　同上

甚矣吾衰章

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　徐敬弦

志於道章

志者。尚非我有。但有志於此。據者。已為我有。若據之然。惟恐有奪而去之者。至於依。則與我相安。若依之而無少頃刻違矣。游字甚好。纔不着意。便是廢業。纔着意。便是梏心。於中有妙趣在。

徐敬弦

不憤章

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者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啟如啟戶略開之也發如引弓發其機也舉一隅另是一般人徐傚弦

子謂顏淵章

行是行个甚麼藏是藏个甚麼聖賢作用在此抱負亦在此此等處不可不理會徐傚弦

或問於余曰顏路二子道德重師門他日侍側夫子嘗令各言所志蓋並稱大賢矣一日乃獨謂顏淵曰有物在此用之則可行舍之不用則又可藏此惟我與爾兩人者有是夫彼時季子在傍分明置之此局外矣行三軍則誰與季子所以自負而頗

有請也夫子直外之曰暴虎憑河之徒吾不與也雖行三軍亦用不着其所稱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一輩人者不知於用行之事有當乎抑與孔顏行藏之義合乎不合乎余應之曰君子處世界中用舍不聽之人其主持常在我我胸中渾渾淪淪有一物者函蓋六幕主張萬化可以用用便有此物在德施大行乎天下可以不用不用亦有此物在自足涵暢其胸中用亦可不用亦可行固有個推行方略藏亦有個安頓去處用根於藏藏顯於用此之謂善藏其用行萬物於把握間藏天下於針風不漏之地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此物是也彼豈汲汲世名沾沾才技盡露鋒鋩與世局爭衡者哉故蕭蕭環堵默默無言者反可以酌四代而準百王行行兼

人心乘桴浮海者反不堪濟艱難而樹功伐嗚呼聖賢之涵養見於此矣請言用藏之義天下大矣萬物稠矣利害相攻安危相倚未嘗一日暫靜吾居其間即使乘時遇主上有君王秉局當陽何能一一盡如吾所欲行下有百司兆庶人各一心一見安能盡如吾一人所施設故用舍行藏非兩截事即行即藏即藏即行曲有微機大率以善藏爲主什九在中什一在外此不盡用之之謂藏因天而天因人而人因時而與變化此不行吾意之謂藏庶職自明羣材自匡襄國論自揚也我默握其機聽天下各盡其情而了無妨礙此以人用人以事歷事之謂藏大有剖斷不顯其能大有鎮持不顯其功大有掃蕩清楚不顯其略作事在從得効在此提制在後救助在勞精心苦志天下莫

能闡輕〻灑〻。一拂便了。此之謂以不用用之謂藏。凡吾所用者。皆吾之明也。凡吾所不用者。皆藏吾之神也。既藏其神。兼藏其器。既藏其名。因藏其用。孔子贊易。所稱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謂也。而暴虎馮河。一團浮氣何為乎。古之君子。百鍊純鋼。鄉之無影。真金足色。火氣全銷。凡以藏神太空而大用人羣之術也。此義若透。其於治天下。如反掌然。不費絲毫力。即臨事戒懼。不為禍首。何異乎時幾之兢飭。即遇事好謀。博集羣策。何異乎嘉謀之僉同。即事必美成。百昌百里。何異乎續續用之平成。禹益徂征。班師舞羽。七旬苗格。此之謂善藏其用。嗚呼。三軍之事。又豈在用行之外哉。故知孔子材李子及與子淵之意精

機無殊。在人善領而已。余嘗告肩吾氏曰。神龍之力。能大奉以風雷雲物。騰揚九天。為霖四海。亦大播弄矣。然不能不釋風雲而藏九淵之下。故大海得以其浩瀾無倪。制神龍之柄。吾輩用天下。是用其所以藏。藏其所以用。只此微機。可聖可神。乃文乃武。三代下誰能及此。吾讀南華。至躊躇滿意。善刀藏之。為千古英雄落淚。嗚呼。用世之難。自昔歎之矣。沈長水說大指

子在齊章

不圖句。有不可形容之妙。在盡其平昔所覽於書。觀於周。尚未覺其盡善盡美。至於此極。故不覺其歎息之深如此也。徐徽弦

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意。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

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飯疏食章

孔顏之樂、有淺深亦未可知。但所謂不改其樂、樂亦在其中。語意亦只是一般。若在此上較勘其淺深、便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　徐敞註

經煆煉、通可辨金。臨境界、通真見學。虛意見、只好背地矜誇。空話頭、只好閑時播弄。小小利害當前、心悸魂搖、手忙腳亂、便都假不得了。用不着了。此便是煆煉士子之真心決候也。所以聖人論學、每每諄切於此。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貴貧賤的境界、不可託大

看了。多少有志之士。到此關透不過。誰能信得命死。斷以不求。誰能守得義住。浮雲相視。象山曰富貴利達之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果然學有得。加最大者莫如死生。亦是閑事。富貴貧賤。又曷足道。苟非其人。大言高視。未論死境現前。些小利害。便渾身放倒了也。懷居者不可為士。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試問之。還別有大丈夫否。廣居正位大道云云者。總虛託矣。

李見羅

我非生章

心齋王氏曰。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逐段研磨方得明徹之至。徐敬弦

生而知之者。如本明之鏡。不待刮磨。自然光瑩。學而知者。未便

明徹。必待刮磨。始得開豁。古人典章。皆所以印證此心。好古敏求。即所以下刮磨之功也。 同上

天生德章

公伯寮欲害子路。夫子則委之命。桓魋欲害己。夫子則信之天。委之命者。不能必其不害。信之天者。決知其不能害。此可以見聖賢之別。 徐儆弦

蓋有不知章

愚答詹純甫書有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因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斷之曰。直認個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舉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斷之曰。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嗟乎。此義之不明也久矣。驟而語之。人誰肯信。先

輩每謂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只爭一個知字。是矣是矣。曾不思孔子何緣便無不知。百姓又何緣日用之而不能知。大率返本一步。則日靈日聖。離本一步。則日蔽日愚。靈從何來。從本而出。蔽從何來。緣感而增。孔孔無不知而作。常止也。言在幾之先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止也。故不遠而能復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放其心於膠轕紛擾中。日馳騖而不知反也。今不本其知與不知之幽。而惟較其知與不知之等。徒手望洋。終無必濟。學者亦誰不知孔顏庸子知不知之曉然有分別乎。若只在知上討求。就知上角競。則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何嘗不是本知。何嘗不是用知。而聖人乃以為知之次乎。人只有一個心。決無兩心。故亦只有一個知。

決無而知。知其只有一知。則孔子之所以無不知。顏子之所以未嘗不知。其立命歸宗。不專在知上求討也。決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亦自有此等學問。亦足帮添得知。然以語於盡性至命之機括。則茫然未有入也。故聖人斷以為知之次。正以其病在知上著功。而不本其知之所自來也。豈以為人真有兩知。而此乃其知之次者乎。今若必以知為宗。就知求知。沿知著知。致知無停機。致無停耶。轉致轉訛。轉知轉遠矣。雖自謂異於多見多聞。而不知其杪忽毫分之差別。亦將安所托。始乎聞而能擇。見而能識。亦非全然泛濫馳騖之比。特以其知有知。不知有本。知有致。不知有止。立命歸宗之底奧。與聖人無不知之宗趣。默默分款項耶。此最學之毫釐。所宜深辨。予於他書亦屢發之。而此尤

聖人自揭大公案。階一中之。志於明宗者。庶藉之一考矣。李見羅

互鄉章

王學齋曰。闕黨之童。遊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雖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徐敬菴

文莫吾猶人章

文曰猶人。於尚可及人見不難能之意。於不能過人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不遜其能之中。而實寓謙之之意。躬行曰未之有得。見行之維艱意。見其以必得為効意。合而觀之。又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一毫自足之意。一言而曲折詳盡有如此。徐敬菴

愚自幼讀論語。到今積有歲年。始見得聖人之道。渾是一團和

氣發出。聖人一身渾是太和元氣周流。學庸孟子便無此氣象。論語中一言一行皆可以窺聖人沖和之蘊。即玩此上幾章亦自見得。楊子法言文中子中說要學論語。彼未嘗有一段沖和氣象在胸中。如何學得。論語法言便說得急。中說只學得影響而已。同上

子疾病章

某之禱久矣。此五字雖含蓄許多自任意思。然其意渾厚不露。所以為聖人之言。真加減一字不得。註中意只可於言外說出。徐儆注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黃直卿曰。泰伯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逃而適

他國足矣。必之荊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蓋不示以不可返，則其心不安。知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朱子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心豈下於叔齊哉？然泰伯三讓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愚按今之稱泰伯三讓者，俱以為讓天下於商。由本文有天下兩字故也。畢竟此說不為通論。何以言之？太王實始翦商，此魯人之誇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計太王之時，適當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日，當時商方全盛，周雖強，如一侯國

耳。豈敢遂有睥睨王室之意哉。泰伯雖智。亦安能遂知百年之後。天下之必為周哉。泰伯之讓。讓王季也。尊父命也。重天倫也。今舍家庭父子之迹。而憂及商周君臣之事。不以目前可讓之位為訓。而乃獵取百年以後他人之天下。以為讓。噫。亦過矣。曰。然則夫子所謂天下者何迹。歸氏所謂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其論之尤詳。茲舉其要云。雖與朱傳不合。學者亦不可不知。

徐儆弦

泰伯與文王之德。皆足以有天下而不有。故均謂之至德。但文王顯其迹於臣道克盡之時。人猶得而知之。泰伯泯其迹於子道克盡之日。人不得而知也。故夫子表而出之。 薛畏齋

恭而無禮章

恭也慎也。柔德也。有禮則為柔善為柔中。反是則柔惡矣。男也直也。剛德也。有禮則為剛善為剛中。反是則剛惡矣。 徐敬 注

啟予足章

人之一身。可以為父子。可以為君臣。可以為夫婦長幼朋友。身可以脩百行。心可以通三才。至尊至貴者也。父母生你出來。把這一個至尊至貴的身體交與你。豈是教你飲酒食肉。豈是教你縱色淫聲。是要你盡這個道理。勾當造化底許多事。你了許多事。臨死將這個身體還造化。還他方謂之不愧於天地。不愧於父母。若一有不盡。滅絕其真。慎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便是把他身體都毀傷了。何以復命於天地父母哉。曾子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只是為這一個念頭。臨死方才了當。不是但

為手足之無傷而言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啟手啟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盜賊之刀鋸僇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然。薛畏齋

手足不是為持行。要他周旋禮義。人若能周旋中禮。便更完全手足。舉一體而百體可推。此曾子啟手足之意。同上

以能問於不能章

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也。顏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礙。不見己之能。亦不見己之多。故天理流行。取善之心無有厭足。己不有其有。人亦不得而見其有其有也。若無而已。己不足其實。人亦不得而知其實其實也。若虛而已。人若去犯他。他血氣已盡。是

非之心無緣而起都消融於和氣中更無計較之心都是天理用事故云幾於無我但守而未化耳 薛畏齋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人之身都是血氣做來有血氣則有我有我則有欲有耳目口鼻之我則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我者血氣為主志易滿氣易盈些須事業便塞滿了如何任得重有欲者染累多物物得而屈之如何做得到頭曾子平日看得氣質上病痛莫大於不毅不弘士之所以不能任重道遠者都是這病痛為之累故言求道之人須是弘毅蓋弘毅不是離了氣質去做只是克治了氣質使義理為主則有我而無我自然能弘有欲而無欲自然能毅如聖人何嘗不任耳目口鼻但天理用事耳目口鼻更作主不

得。所以堯舜有天下不與。許大功業。在性分中無一毫。這便是仁以為己任處。何重如之。亦何嘗不與聲色臭味相接。只是累他不得。如堯舜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直到死方休。生存更無懈怠之時。這便是死而後已處。何遠如之。弘毅二字。是曾子平日得力處。故舉以示人。薛畏齋

仁為己任。是理之不遺。死而後已。是理之不息。蓋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大且久。只借我身心載他。弘與毅。是身心與此理一般久。知孟子配道義之說本諸此。同上

興於詩章

夫子見詩禮樂足以為學之資。故如此說。非謂人之興立成。專靠詩禮樂也。吾心自有無言之詩。無體之禮。無聲之樂。特假外

之詩禮樂以贊助之耶若不知求諸心而專務於外則詩亦章句訓詁而已禮亦名物度數而已樂亦鐘鼓管籥而已於心何得哉 徐儆弦

聖人此言見得詩禮樂之教先王不是強人是吾心原有的何以明之如好善惡惡吾心原有詩也肌膚有會筋骸有束吾身原有禮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是吾心原有樂也故誦詩習禮學樂雖始學之事然自學者進德以至於成不越乎此如誦詩而好惡之真機忽動此興於詩也誦詩到興處則詩不在三百篇而在吾之心矣故口耳非詩也興處乃詩也古人教之誦詩欲其興而已豈口耳之謂乎學禮而至於德性堅定外物不奪卓然有立處是立於禮也學禮到立處則禮不在三

千三百。而在吾之心矣。故儀文非禮也。立處乃禮也。古人教人學禮。欲其立而已矣。豈儀文之謂乎。若功夫純熟。血氣消融。其於聲容舞蹈之間。蓋有聲爲律而身爲度。動容周旋而不自知者。是成於樂也。學樂到成處。則樂不在聲律。而吾之身心皆樂矣。故聲容非樂也。成處乃樂也。古人教人學樂。欲其成而已。豈聲容之謂乎。薛畏齋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則義心已絕。疾惡過甚。則仁心已絕。義心絕。則自家奈何那血氣不下。仁心絕。則人無生路矣。皆自我致亂。故曰生亂則一。薛畏齋

如有周公章

驕者。謂天下之莫己若也。吝者。恐天下之與吾能也。驕者矜己之有餘。吝者幸人之不足。此等人。渾是一身病痛。雖有才美。亦餘事耳。故曰其餘不足觀也已。徐儆弦

集事之謂才。才只是幹得事去。但周公之心。天理為主。他幹事都是天理當然。與己無與。故才美不見驕吝。何從而生。人若有周公之才美。也幹得事去。只是平日無事心之功。私意為主。人我未忘。恰似我能而人不能一般。未免有挾己所有。驕人所無的意思。驕吝一生。實心俱喪。做的事業。都無意味。知管仲九合一匡。沒個器識去包裹他。身未沒而叛者已九國。周公之功。至於今誦之不衰。蓋有溢出於知能才美之外者。此足觀與不足觀之驗也。薛畏齋

篤信好學章

篤信守死。是氣質好。好學善道。須從學問來。薛畏齋

狂而不直章

吾不知者。不知所以教也。蓋學者心地上不受病。氣質上病痛儘不妨。聖門學者氣質儘多般。他心地只一樣。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寧可做不到五伯事功。並沒有這般樣心地。王伯之分原於此。薛畏齋

巍巍章

人皆以有天下為巍巍。夫子獨以有天下而不與為巍巍。稱舜禹者。非獨以其為匹夫。亦以其得於揖讓。一旦偃然而有之也。徐敬菴

堯舜以天下與人無有也舜禹受人之天下而不與也此等氣象學者觀之而有得也亦足以消鄙吝之心也 同上

高大對界小而言心局於物則界小超於物則高大有天下不與便是巍巍之實不與者因物付物都是天理自然如此於吾性分上都無加損舜禹不獨有天下不與便是耕稼陶漁亦不與獨言有天下者舉人情所重而言耳 薛畏齋

大哉堯之爲君章

蔡氏曰天之大是盛德大業堯之同天亦是盛德大業蕩蕩雖名德之盛也巍乎煥乎業之大也須平說若謂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惟功業文章而已則其詞氣爲有抑揚不應曰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一氣說下德亦不是玄妙成功文章亦不是粗迹此

説如但與傳註不合。徐敬弦

夫子以大哉稱堯。而以君哉稱舜。以大哉贊乾。而以至哉贊坤。可見舜終在堯範圍之內。同上

舜有臣五人章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計其他。所以為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而未忍輕去臣位。或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而不敢以遽取。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者耶。豈可以言至德哉。徐敬弦

禹吾無間然章

夫子稱堯曰大哉。舜曰君哉。而於禹曰無間然。似有深意。然下此而為湯之有慙德。武之未盡善。則是未免於有間然矣。徐敬弦

大哉孔子章

聖者大而化之也。既謂之聖。則有不離於博學多能。而亦不圓於博學多能者。在黨人以博學為知。太宰以多能為聖。泥於其迹。既不曉得不圓於博學多能的意思。子貢云又多能也。將聖與多能分作二事。又不曉得不離於博學多能的意思。故孔子曰吾何執。言藝無窮。將何所執乎。此教門人不可以博學求大也。又曰不多也。言君子無所不知而一無所知。無所不能而一無所能。其所以為君子者。不在於多知多能。而在於無知無能處。又何責於多哉。此教子貢當於多能處求其不多。不可析而二之也。要之博學而無所成名。正是孔子聖處。惜黨人不足以知此。 薛畏齋

太宰章

以多能為聖。此衆人之見。以聖為兼多能。此賢人之見。雖有本末輕重之分。尚不免於粘滯。以聖為不在多能。此聖人之見。則灑然矣。徐敬弦

有美玉於斯章

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沽之沽也。既不以無心棄天下。我待賈者也。亦不以有心徇天下。詞氣甚和緩。徐敬弦

子在川上章

人生天壤間。患不聞大道。所云大道者何。是天地古今常然如此之理。聖賢去人。只在這些子透與不透上。便謂之大覺大迷。全在此處分頭路。我嘗遍看著世間人。其知名當世者。亦是千

百輩中好漢。卻都將此世界。認做是我常住再不去的世界。居官便認官職是安穩常快活不改換之物。居家便認家業是安穩常自在不棄捨之物。多將此心與一世界人俯仰柳揚。爭攘報復。色攬佔護。牽縛了一世。由明眼人視之。色色過影。一彈指間。便去了許多。正如木偶登場。暫時呼笑。被造物者將那線索提去。放倒在壁柱頭上。嗟嗟。此園木中間。尺五地方。豈是汝住頭之地乎。一出打渾過。後面一出又出來了。思之亦大可笑矣。所以吾師尼老。一日在川上感川流之逝機。洞千古之大彀。喟然稱曰。如是如是。面前的人不見麼。原來此物只是去的。不是住的。只是一去不回的。不是再有回轉的。又夜滔滔汩汩。忙忙如鳥飛轂轉。只管去而不停的。不是一刻少住的。

自古到今。你何曾見東馳之波。再返源頭。過去世界。重新如昨也。嗚呼千古萬古。被此一聲喝破。再無還復。人心中千念萬念。閃爍變幻。一片佔間佔舍。千年不了的癡漢心腸。被此老一聲提換。不由你不當下灰寒了也。蓋嘗浩蕩思之。日沉月升。是一日過去。光陰如馳。春往秋來。是一年過去。寒暑代變。朱顏皓首。是一生過去。齡華不住。龍爭虎鬬。是千古過去。英雄沉埋。假如軒黃以前。渾噩世界過矣。接了唐虞。又是一片揖讓熙和時候。則渾噩之風。再不得回來也。商周以來。嚴正世界過矣。接了春秋戰國。又是一片芬襍爭雄時候。則商周之治。再不得回來也。漢唐宋下。半明半晦。半否半泰。纔小可些。少間又壞了。何曾一日駐車停馬。有百年太平清明之日。和江河風濤。頃刻百換。前

浪後浪。激蕩難和。際中之駛。聿瞬不輟歇。郵亭之客。過去便無情。故曰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此理常常。如此。故謂之逝。不得已而名之曰神曰化。曰元氣。曰太虛。曰太極二五。皆假借名之耳。佛家言現在世界。新新不住。道家言大曰逝。逝曰遠。與吾師逝者如斯之說。豈異指哉。皆歷世練熟。越局高談。了達世間之妙論。故識者尊而高之耳。此論道之言。後儒乃轉韻之曰。天地之化。無一息停。君子當自強不息。純一不已。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論學示人。言亦切矣。我以為天自旋。日自行。水自流。鳶自飛。魚自躍。柳自發。花自鮮。宇宙中間。此理自然而然。一絲不勞人心。吾人若必晝夜劬劬汲汲。效其不息。毋乃太勤而遠於自然之道乎。若論道之本然。千古世界。自動自靜。亦無動亦

無靜。只任自過自去。皆不可控揣拘執之物。即天地日月。亦在
中推移。不能強為之主。聖賢豪傑。亦在中維持。不能盡了其心。
吾輩教中人。亦在中窺規測得一二分。終不能於川上一歎之
上。再加點綴也。然則吾人處世宜如何。世界萬變而不定。光陰
一老而不留。風波常動而不息。晝夜常運而不間。吾既朗然大
達。豁然盡了。則無心以應。隨時處中。當用世時。用可行也。行可
逝也。當渾世時。渾可忘也。忘可逝也。住一日。完一日之綱常。住
一年。了一年之性命。可久速。亦可仕止。無意必。亦無固我。無可
無不可。此真吾師心印也。彼汶汶以生。茫茫以沒。吾無論矣。其
間挺然名世。煒煒如明星之相望。涵為道德。樹為風節。垂為文
章。布為事業。炳炳朗朗。自彼其時。譬之川焉。濡為潤澤。激為波

潮。升天為雲物。往地為霖雨。皆川流之作用。皆有功於天地民物。若循其本而論。請問誰為常住者。故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言此六虛世界。并世界內區事。與我一生身世心腸。總只是這般明來暗去便了也。此之謂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若我真靈一物。本無來。亦無去。自有大常大定者。不曾動。亦不曾留。獨立千古。舉世人與我共此物不得。蘇長公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學者自得之。　沈長水說大義

語之而不惰章

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動於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惰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　薛畏齋

唐棣之華章

夫子只借詩詞一反言之。而於中涵有無限意思。此上着一字不得。學者宜自玩味。徐儆弦

讀詩必如夫子。然後爲善讀。然後爲有得。三復之。眞是意味深長。令人感發興起。同上

孔子於鄉黨章

恂恂如也二句。一連說總狀其容貌詞氣。然在鄉黨。似一個不能言者。而在宗廟朝廷。又却便便言。味此二條。即得夫子沖和氣象。門人亦可謂善於形容。徐儆弦

執圭章

門人狀夫子之容貌。每着一如字。見夫子之動容周旋中禮。有

不能擬諸形容之妙。徐仿甦

門之大、入之如不容、圭之輕、執之如不勝、氣之屏、又曰似不息。足之蹜、又曰如有循、門人之善於形容如此。同上

色斯舉矣章

昔之記魯論者、既述尼師之至言妙道矣、其第十章中、記衣服顏色動容履處之詳、正如繪化工者、及其羽毛鱗甲、根莖花萼、色色傳神、細細描寫、令人若登闕里、升孔堂、如炙如蹈、有亦步亦趨之想、至其末簡、又申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之語、令人恍惚含想、起江湖風波、世路崎嶇之慨、即我尼師之言曰、用則行、舍則藏、我於世界中、無可無不可、嗚呼、此孟軻氏所稱聖之時者乎、夫出處行藏、亦人之巢林藪宅

也。舉世茫茫。繒繳及之。哲人邈矣。冥冥高飛。請繹時哉一篇之文。夫曰色斯舉矣。色在人意想有無間。殺機藏之胸中。是鳥也。何以知之。舉者起然高覽。出塵垢而入烟霄。虞人無所施其巧。是鳥也。頃刻萬里。豈可籠哉。夫見色知人心。知之速。忙去少停留仍待。將恐禍機卒發。若不及備。嗟乎。士君子見幾斯作。不俟終日。理當如此。夫曰翔而後集。既已高舉。飄飄遠去矣。然豈能終住太空之宇。離却人間世也。故飛去作迴。左盼右顧。得一片茂林高岡。蓊蔚深藏之處。乃始托翼焉。翔之云者。翱翔容與。不失吾常。集之云者。安定無虞。棲神甚穩。若審之未詳。擇之不安。終不敢輕易下來。以千人世之網。故翔舞之久。乃始集焉。嗟乎。士君子明哲保身。待時藏器。理當如此。山梁之雌。乃借此一事

發上文之義。山是高嵬地。梁是行路傍。雄是文明物。雌是善伏藏。身在高嵬。不忘世患。有時而舉。有時而翔。有時而集。故稱時哉時哉。夫子感小物得時。再三吟頌。以為有當乎用行舍藏心事。三嗅而作。豈忘德擇。夫亦雄見仲子之顏色。故去也。着此子路共之一句。正與暴虎馮河義。暗相映發。所謂海鷗忘機。見色羣飛。人之精神。藏在五咢。機事機心。默應禽鳥。故山間之鹿。可以隨虞舜。山梁之雉。不免避尼師。則以仲子學力淺露。不能如燧人赫連之世。可係羈以遊。攀緣而闚也。乃悟鄉黨一章。模形肖貌。着此作結。大與莊周庖牛夢蝶機鋒相類。人世之難。悄然增感甚矣。孔門諸子之善傳神也。嘗試論之。人生不能離羣。貴入羣而不亂。不特入羣。又能出拔高翔。不獨高翔。更能應時合

歎。其用人羣也。天下樂推之不厭。其超世網也。天下仰重而不疑。其偕一世與之俱忘。天下默入範圍而不覺。故曰孔子聖之時。巧妙只在仕止久速間。嗚呼蓋可思乎哉。吾想人於生事。不過如化禽飲啄耳。澗沚之毛。清冷之水。普天之下。何處無之。所藉無多。釣餌烏能及我。終日飛舞。不離林樾。逍遥區宇。聊以散百齡懷抱。舊邱舊水。童時所游。沒則斂手足藏焉。瓊閣瑤臺。晉金拖玉。所適不過一息耳。此豈我終身定局耶。類水箕山。潛光不耀。時乎時乎。達人高飛耳。吾嘗歷選翔羽中。有三靈物。昔者唐虞道洽。簫韶九成。鳳兮鳳兮。乃始翔舞。其逝一見足耳。何必如後時者。集在祈年別殿。數日乃去乎。夫數日乃去。何鳳德之衰也。漢帝圻思商山。惠秦青宮既定。羽翼何在。帝乃作歌曰。鴻

鵠高飛。横絶四海。使鴻鵠可羈耶。何殊凡鳥。又奚冥々之慕焉。仙禽員吭。鳴則九天。自明遠一賦後。予贍續而賡之。要以抱明心於寥廓。寄輪羽以西飛。千秋一化。乃来華表。人世紛々。可久居耶。書稱鳳儀。詩著九皐。易表漸逵之羽。自是以下。鵝鶩之羣無足污吾頰者矣。然則尼師抹世之指何如。曰吾師之心之道。與世拳々。自是關心特甚。乃世亦何拳々於吾師之有。不合於魯。不脫冕焉。不諧於衛。不再宿焉。削迹在宋。晏行齠齊焉。式微悲歌。接淅負釜焉。俯仰人途。荊榛罥足。何顏何面。于彼彌倉。既與主之難期。復灶煬之可畏。所以達人見色早藏。知時遠避。策白駒以長往。歌紫芝而不來。誠抱精守玄。灌園終身而不悔也。輒以論尼師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以為可仕乃仕。否則

宜止耶。不可則止。是止之時常多於仕矣。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以為可久乃久。否則宜速耶。三年不淹。速之時常多於久矣。無可無不可。時哉時哉。以言避世之深。遠害之果。千古藏神之竅也。夫以尼師之聖之才。在魯三月。後終其身無一遇。然則攘臂搖目。為人流涕太息者。何諧世之太勤乎。鳥不厭高飛。吾望雲而愁高鳥。以斯之歸。揖拱聖門。右袒仲子。前席子淵。宜無多讓焉。沈長水說義

顏淵死章

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以斯文興喪歸之於天。而以回之死生為己之存亡。噫。其待回也至矣。徐敬莊

由之瑟章

聖門自有許多階級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有得其門而入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有在門墻則麾之者 徐儆弦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求聚斂不是有心為惡只是被才使了不知不覺做去然學問之道要反觀內都照管本根若徇才而往何所不至便是謀利計功之私亦只是這一條路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聖門之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一失足便了不得故鳴鼓而攻欲急救之在冉求不覺在聖人看來罪惡極大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容緩故言之嚴切如此 薛畏齋

冉求無謀利計功的心他做的却是謀利計功的事以其有是

事。故曰非吾徒、以其無心。是、故鳴鼓而攻。猶可救藥也。 同上

柴也愚章

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喭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外不足而內有餘。進道之資也。務外者。外雖可觀。根本荒矣。如何入得道。此正學術內外之辨。 薛畏齋

顏淵後章

昔夫子獨薦顏淵為好學。後儒因為邦之問。又許以為有王佐之才。陋巷簞瓢。毫髮未徵世用。四代禮樂。非同設施。何取而稱王佐。獨家語所記孔語有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其所作用。畧可彷彿。猶為未盡。及讀論語。至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聖人此言。亦有若喜若驚之意。蓋倉皇避亂。彼此

相知。存亡兩不相知。一旦相見。不覺其驚喜之交集。故如此也。試看顏子如何對答。神閑氣定。不疾不徐。執誼甚高。致詞甚壯。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此言。蓋非見夫子而後知其必在。故不待見夫子而後不肯為徒死也。他章夫子之自言也。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夫子蓋有以信己之必生。而不能必顏子之不死。顏子則有以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胡氏所云捐生赴鬭。請討復讐。自是師弟綱常。豈知夫天既無遽喪斯文之理。孔子又焉有遽離凶難之事。於此信得命及。乃為知天。於此透得關來。乃為達本。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此顏子之所以畢竟真知孔子也。捐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胸襟。何啻天壤。古稱

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正是此等景象。此所以垂裳恭己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佐王之學。際時行道。直致唐虞。躋民仁壽。若顏子真優爲之矣。李見羅

季子然問章

愚嘗看孔子最渾厚。却最激烈。其言語最和平。却最峻厲。如答王孫賈媚竈之問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季子然由求之問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皆凛然斧鉞氷霜。剗根折蔕。震動肝膽。其判道理處。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亦截然斷蛟剸兕。刃不濡血。後來每誦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句。以謂有裨風化。不知其骨胎盡脫自夫子也。夫子到義所當斷處。其峻切亦豈減於伊川。此所以可止則止。可速則速。至於接淅不脫

見灑然瀟然無毫髮凝滯也江漢秋陽愚每謂要於此等處看此處斷不清別無有秋陽江漢　李見羅

子路使子羔章

人若少年做事他聰明襯貼得起血氣助襲得來事儘做得若不曾收斂見得理分明聰明血氣有時而衰到四十五十便使不去反壞了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若收斂聰明以擴充其身心不馳騖於事物使聰明愈斂而理義愈明到得積久則血氣都化而為義理四十五十時純是義理用事乃為明體適用之學格天事業從此而出古人定制使人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政欲乘其理明義精氣質變化之時而用之意正如此夫子之惜子羔豈是為欲他讀書也子路若肯沉潛內思悟得夫子

之意。長多少見識。卻只取辦口頭言語。教人更不好與他說這樣話。此便是佞之為害。薛畏齋

子路曾晳章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是恃其智能才美。有取必之心。曾點過眼前景。做眼前事。說眼前話。都不見他智能才美。無取必之心。心無取必。智能才美不用。則事功所發。莫非天理之當然。以理應用。而不以己與之。推之堯舜事業。不過如此。三子事業是世上少不得的。他所少者。只這些意思而已。夫子與點。所以教三子也。然曾點亦只是氣質好。聰明見得到。不是從學問中實得的。何以知之。觀其言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夫三子之言。便是曾點之言。各言所志而已。有何高下。夫子所以哂由者。盖為世

問的事。凡所當為者。皆是天理合當如此。與吾性分中都無所與。而吾之應之。亦只是感通順應之常。智能才美。都無所用。有何功勞。有何所與。三子却說由也為之。求也為之。赤曰能之。恰似從他智能才美中做出來。都無個順應感通。遂順的意思。不如曾點無所容心。思不出位。却見得這些大意。夫子所以哂由也。哂由。都所以哂三子也。曾點若是實見得這道理。理會得夫子的言語。則三言已盡。何須更問。却又問求亦不是為邦。蓋疑夫子之哂由。如哂其為邦也。子不知為邦之事。便是浴沂咏歸之事。都是世間少不得的。除却為邦。亦無志可言。無事可做矣。更說甚浴沂詠歸。以此見得這些道理。曾點不曾實有諸己。只是聰明見得到。還須從事學問之功。在事上理會。故夫子實其為邦。

以明有此志、即有此事。内外本合一。為邦不是可哂的。有了曾點之志。要在三子事功上見。有其志而無其事。則事理不合一。曾點之志亦無用處。乃所以教曾點也。薛畏齋

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必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在此。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之外。三子必要人知方行得。曾點不論人知人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板。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曾點取必於己。三子等待他日做。曾點只在今日行。三子揀擇地方做。曾點即在此地行。此夫子所以獨與點。徐儆弦

曾點之言志。便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如暮春只目前時候。不待三年。春服既成。亦不待玄端章甫。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皆同儕。皆魯產。不必其可事之君可使之民。於沂而浴。於舞雩而風。沂與舞雩。皆魯境也。浴之而風。適吾情也。又非有若邦國宗廟之不可必。為國相君之不可期。道理取之左右。事功付之倚靠。無所假借。無所等待。殆即夫子老安少懷之志也歟。同上

昔者夫子之高第弟子由求點赤。嘗在沂泗之壇奉子之色笑。於時予見英賢滿座。默有世思焉。欣然語之曰。我固有一日之長。然談道述志。不讓於師。今日却須有懷必吐。譬則家家懷崑田之璧。人人握靈蛇之珠。今者試各吐珠發璧。以相示。爾我知交。盡傾懷抱。斯乃天下至暢快事。即莫我知乎。吾徒足以樂也。

吾無憾焉爾已此夫子一片真情懷意淡〻融〻亦何所着意其習者哉及子路以可使有勇知方對夫子哂之求見其如此避席曰願得小國試焉可使足民赤又見求如此避席曰願為小相奔走而習禮容焉子於兩贊都無許可及點舍瑟雍容稱言損讓所志者乃與三〻兩〻同沐春光浴沂風雩詠歸浩蕩全非子所屬問[illegible][illegible]另作一道空曠無倪文字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其與點乎此道此心千古未契點即稱了達和猶然言下生疑耶有與有不與有哂有不哂用者反見哂不見用者反見與於是點亦疑之矣問三子者何如疑其何以不與也問何哂由疑其以為邦哂也問求赤獨非邦耶疑二子者亦以為邦不與也夫既疑三子者皆以為邦不見與然則夫子獨與點者將以

不為邪乎。大兆子之指矣。予第隨問隨答。淡淡融融。終不置可否。軒輊乎其間。則夫子之志。温厚可思也。余讀書至此。掩卷自怡。而試言之。曰夫子之道。惟顏氏獨契之。故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所云有是者何物。出以示人。袖之懷寶。我有此寶。我自樂之。日用尋常。何之非是。豈必舍素位而旁睨乎。不必行。亦不必不行。用之則行。不必藏。亦不必不藏。舍之則藏。我既有此寶。用不加。舍不損。吾輩寥寥數矣。高談堯舜。等富貴勢乎浮雲。吾獨能為此耶。用舍大率由人。故自別於夷齊之儔曰我則異是。無可無不可。兆漫無指歸也。以在我者自有自足。無所不可也。孟氏知其心。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若曰仕則仕耶。久則久耶。倘時之無常乎。即止即

速。飲而懷之。吾何心之與有。嗚呼，此點之言。現在即真，意必俱忘。正合聖人當日行境。固沂泗杏壇前一幅玄圖也。吾不與點。當誰與乎。後之說者。又因點之再問，疑復生疑。解中覓解。以為三子之趣。不如點之高。又以為點之虛。不如三子之實。又以為先與點以廓三子。以而相隨點之而我高朗。再與三子以抑點而進之乎。實耶。如是者胸中分別太多。既失聖人無意無必之心。知而學道之家。玄峻其說。以為點之志。可以同流天地。一體萬物。肩齊堯舜。指顧唐虞。斯不乃求之太高。言之小過乎。吾以為夫子之適。用行舍藏之道也。夫子之心。無可無不可之心也。顏氏得其微。點也能言其辭。三子解與不解未可知。然皆有裨當世之用。用之皆可行。特以不知不行。即謂其必逐逐功名聞者。又非也。

或曰子之說誠辨矣安知果夫子指乎曰夫子固云我特哂由之言耳他日曰可使治其賦也於求於赤孰非千乘之才而又何哂乎然則始問何以者此物是也藏可行也後稱與點者此物是也行可藏也由亦與求赤亦與都無不可用者此物是也四子與夫子始終共行藏者也無軒輊也一則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再則曰三子者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設使其時顏氏在列夫子曰自言豈別作一解乎亦各言其志也已乃若世方清晏羣才秉軸禮樂輝爍兵食給足而令我一輩不用之人曳裾春風之中嘯歌綠水之濱倘亦若曾氏之游泳程氏之吟弄乎不知賢豪間涉論以為我輩視堯舜氣象何如也 沈長水

顏淵問仁章

人只是有這形骸軀殼。便為那形骸軀殼。不特好貨好色好名好利。百凡動作。要占便宜。亦只是為我。人雖曉得私己是不好事。及事到面前。不知不覺又看得自己身上重了。所以己最難克。門人之記夫子曰毋我。亦只是此意。徐敬弦

克字勿字。皆是着實用力字面。克字如斬截不容復續。勿字如隄防不容復潰。均非至健不能。同上

仲弓問仁章

克己復禮者。理為主。如天之包地。萬物變化於其中矣。故曰乾道。主敬行恕者。順理而行。如地之承天。物各有則。不敢踰越。故曰坤道。薛畏齋

子張問崇德章

從如人之從舍。安土重遷。人之常情。畏難苟安。人之通患。故夫子以聞義不能從爲憂。而以從義爲崇德。徐儆弦

季康子問政章

康子纔說個殺字。孔子便說個善字來換他。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爲善人。康子之意專任刑。孔子之意專任德。陳儆弦

衛君待子章

子路問爲政奚先。夫子以正名答之。當時使夫子而執衛國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郢。朱晦翁之所謂避父。及近世陽明先生之所謂感化。非不爲衛國處分。然終以己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

止是也。徐儆弦

魯衛之政章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遜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於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徐儆弦

苟有用我章

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必世後仁。聖人之作用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大賢之作用也。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可使足民。賢人之作用也。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之作用也。古人之用世。皆可以計時而考成。非若後人之隨世以就功名者也。徐儆弦

定公問一言章

此章要看個幾字。大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如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於一言而興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興邦未必不至於喪邦意。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喪邦者亦未有不可興邦意。興喪之源分於此。而興喪之幾亦介乎此。夫子數言真為治之藥石。 徐敬弦

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家語孔子告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憂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憂可知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危可知矣。史記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同上

葉公語孔子章

林氏曰、石碏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璀之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碏以父殺子。於理爲順。李璀以子告父。理似欠安。然李璀恐其君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殺父。其後又能死也。此爲得也。集微論

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糾兄。先有糾兄之曲。不必問其所糾之事也。臣之訐君。先有訐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訐之事也。同上

行己有恥章

子貢問及今之從政。是他本心要做的。蓋當時論者。皆以才不說德。只說這個便是士了。聖人說才是器。德是器中所容之物。有德而後才為有用。猶有物而後器為有用也。若有才而無德。有器而無物。何所取乎。況今之從政者。都是小才。如斗筲然。終日盛量。而無合勺為己耶。撒來撒去。何足算數。蓋根基不立。只做得這般樣人。無可施學問處。不可以進於士。夫子所以寧取硜硜者以此。　薛畏齋

不得中行章

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腳不作。狂者如鵬搏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鶴鷺之標致，整潔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 徐儆弦

不恒其德章

做不善事的人，其心未嘗不自愧，若或進之也。觀於此詞，可以惺然。故夫子欲人玩其占。 薛畏齋

克伐怨欲章

克伐是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欲而生也。 徐儆弦

克伐怨欲不行，是無根之惡。有種之惡，雖能力遏其衝，而所謂克伐怨欲者固在也。一旦防檢稍疎，將投間抵隙，勃然而出。其難者於是乎不足恃矣。可以為難，不是詞之之詞。此非學者正

先難後獲何也

當工夫。聖人全不以此教人。或以難為勉。然仁為自然。大繆。存天理。去人欲。說者謂為求仁大之加。克伐怨欲不行。夫非去欲之法。乃曰仁則吾不知也。不知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微矣微矣。却又點個難字。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僭謂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如何叫做着加。原憲蓋是個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欲一切剛制。同既倒之瀾障而東之。使不得行。難矣難矣。故曰自其着力處。固叫做難。尚有一說。古稱涓涓不息。流為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解牛者刃遊虛空。破竹者無煩着手。難易迴然。理可槩見。子夏之交戰而癯。病亦坐此。難矣難矣。故曰自其喫力處。亦叫做難。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即是其得力處。原憲之所為可許也。由後之難

其所喫力處即是其受病處原憲之所為未可與仁也知克伐怨欲不行者之為喫力而所以求仁者可以照知其用力之方矣李見羅

南宮适問章

禹未嘗躬稼也而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未嘗過門不入也而孟子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此可見古人文字之不拘 徐儆弦

愛之能勿勞章

要曉得此是誨不是諫諫者小臣之職誨者大臣之道涵泳誨字自有深味 徐儆弦

言愛言忠不特君臣父子為然天以貧賤憂戚勞吾人天之仁

愛也以災異譴告忠吾君天之善誨也愛人以德師道亦有之忠告善導交誼亦有之即夫子所言忠愛亦初未必拘拘於君臣父子之間也 同上

爲命章

裨諶不足取之世叔世叔不足取之子羽子羽不足取之子產討論其草飾而不爲矜己之長潤色其脩飾而不爲形彼之短故能合衆人之能以成有國之美 徐儆弦

或問子產章

彼哉外之之詞人也內之之詞 徐儆弦

子路問成人章

才質如鉛汞禮樂如真丹鉛汞若無真丹點化不成黄金忠信

之質未養成之丹也。亦勝是那空鉛汞無用處。蘇畏齋

晉文公譎章

此是當時一大斷案。孟子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子有此斷案在胸中。所以作春秋。每每與齊桓而劣晉文。又於詩錄木瓜。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是此意。徐儆弦

子言衛靈公章

孔子因靈公之無道。而又特取其用心。其所用之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沒其才。此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徐儆弦

陳成子章

君曰告夫三子。是君下替而不君。之三子告不可。是臣上凌而不臣。徐儆弦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涵許多意思。臣之弒君。已不待討。而鄰國之不可以不討賊。君之不可以不命三子。三子之不可以不從命。皆在其中。此等言語自非夫子不能道。同上

蘧伯玉使人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七字。意味深長。義理凝聚。最宜詳玩。徐敞註

君子思不出章

思不出其位。此理最妙。不惟能盡其分。且亦能定其心。徐敞註

疾固也章

固者。蔽錮此心之仁。故為可疾。薛畏齋

莫我知也章

不怨不尤。是下學上達張本。蓋有怨尤之心。則滯於物。他下學

處。更超事物不得。無怨尤之心。則虛明不累。而日用人事間。莫非天理。心與天一。則精微之妙。豈恒情所能測哉。薛畏齋

薛敬軒曰知天地之化育。是聖人之心。與天為一。知我者其天。是天之心與聖人為一。徐敬弦

子路問君子章

欲立欲達意同脩己少不得在安人上見說脩己以敬。己是盡了安人的道理。子路少之。可見他學問不合一處。還說如斯而已。則此心全沒個商量。學問全沒個着落。故夫子以堯舜猶病抑之。

衛靈公問陳章

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

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所徊陳蔡而厄於兵間也徐敬注

賜也女以予爲章

多學而識則以聞見牿吾心其機窒一以貫之則以吾心統事物其機神徐敬注

到一貫依舊不離多學而識上也蘇畏齋

一以貫之者他記我多學而識者我記他同上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常目在之之意若把一個忠信篤敬常看在眼前便如司馬溫公常念一中字便是執着了聖門之學不如是故論參前倚衡當在勿忘勿助之間參前倚衡其功密故然後行其機順只在參前倚衡處做下工知到得發通見

遠。出身加民。使如中流自在。更不費推移之力矣。徐徹弦

顏淵問為邦章

顏子克己復禮。所立卓爾。夫子告以四代禮樂足矣。而復有鄭聲佞人之戒何哉。舜之授禹。允執厥中足矣。又益之以三言。又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子之意。即舜禹授之之意。徐徹弦

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韶樂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井田學校是也。同上

舜咨十二牧。終于難壬人。命九官。終于堲讒說。孔子答為邦。終于遠佞人。一也。同上

蔡氏曰周人建子。先儒議論。紛紛不一。有謂時月俱改者。漢孔

安國鄭康成之說也有謂改月不改時者宋程伊川胡文定朱晦翁之說也有謂時月俱不改者蔡九峯之說也至於元儒吳仲達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說而力詆蔡氏之非謂以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是將何所折衷嘗得青齋讀書錄見其所作周正辨謂周人未嘗改時月而獨以建子為歲首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且歷引易詩春秋周禮論孟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以明其必然者今亦不能盡述其大畧謂正朔與正月不同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

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十月朔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以十一月歲為首而非以十一月為正月也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但史官紀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也是春秋之于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若然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統言之則為人以時言之則為春以月言之則為正揆之於理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法

也。愚按此說。實本於元儒朴卿呂氏所作春秋或問。以為周禮有正歲正月之文。其說尤為詳備。足破千古之疑。蔡氏所引。即其故說。同上

蔡氏又曰春秋春王正月。即是夏時之春。夏時之正月。時月俱不改。但用以十一月為歲首。孔子作春秋。不始書冬十一月。而首書春王正月。便是行夏之時。

春二月無冰何也書史又何以名春秋

後儒因顏子問為邦。孔子酌四代禮樂以告之。因以為有王佐之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顏子之無忝王佐明矣。然此特夫子論耳。非顏子之見諸設施也。昔人謂南面而涖天下。所共理者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堯憂舜。舜憂禹。為學求人。汲汲皇皇。孔

盡之心。千載如見。盡除卻孕靈毓秀。為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經綸以維持世界也。家語記孔子曰。自吾得顏回。而門人益親。只門人親處。是有多少作用。此顏淵死。所以子哭之慟也。蓋佐夫子之行道者。顏子也。窮居則佐其師以求友。達處則必能佐其君以求賢。李克所謂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所與者如此。則所舉者可知矣。此則真所謂佐王之才也。又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回曰子在回何敢死。只子在兩字。是有多大識見。恰好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同一主見。何須說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審如是。其所見者淺矣。其所以自衛者已疎矣。回何敢死一句。卻又何等擔當。何等委曲。此又所謂佐王之才也。終日如愚。到此倉皇急迫之際。氣定神閒。萬

兩千年。道出一句來。真見力量。李見羅

人無遠慮章

遠慮者。此心無一息一處之不到也。一息不到。則有一息之憂。一處不到。則有一處之憂。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薛畏齋

不曰如之何章

如之何如之何。曾在心上理會一番。便差了也好些。若心亡的人。便沒奈他何。薛畏齋

有一言而可以章

不欲處。即是非理。非理動處。真心自知得。恰依舊放過去。此是私欲盛了。真心作主不定。不能如心。故學問之道。只是不欲處

能勿施始得。得了真心。便一了百當。下學上達。只此一事。故可以終身行之。子貢被聰明使了。連真心都瞞昧却。故夫子欲其反諸心而求之。此與非爾所及意同。亦求仁之方也。工夫重在勿字上。 薛畏齋

人能弘道章

人心覺處就是道。纔覺這道。便可參天地育萬物。何弘如之。若離人則無心。離心則無覺。與道從何處來。如何弘得人。故以人弘道則可。以道弘人則不可。凡離性求道者。皆以道弘人者也。

薛畏齋

天下只有此兩種學問。人弘道。聖賢之學也。道弘人。異端之學也。以道弘人。則道自道。我自我。模擬雖似。不離知識之私。形氣

之特。安能超然軀殼之外。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同上
人能弘道。這人便可喚做道。以道弘人。道與我不相干也。依舊
血肉之軀而已。同上
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書曰。人為萬物之靈。易曰。神而明之存
乎人。人者天地間靈物。惟靈能覺。惟覺能運。惟覺能轉移。惟覺
能深入。惟覺能充拓。惟覺能變化。故天地賴人之心靈。裁成範
圍。佐其所不及。人物賴人之心靈。開發牢籠。各各安全於天地
之間。日月賴以明。山川賴以奠。三綱賴以立。五典賴以敘。九疇
賴以紀。八法賴以脩。自有宇宙繩牒來。四千年到今。此道堂堂
嵬嵬於天下。豈非人之力而何也。若夫道者。無一息不行天壤
無一日不在人間。其體自然。無思無為。其物混成。不增不減。其

運無心。無成無毀。自有宇宙四千年到今。得之者聖。失之者狂。順之者治。逆之者亂。通由人。塞由人。用亦由人。不用亦由人。用之大由人。用之小亦由人。道安能主張充拓。以大斯人於天下。故道常虛。虛中有靈。獨鍾於人。人常靈。靈卻能透入六虛。卻無所不極。唐虞之道。萬古稱隆。是堯舜弘之。非道弘堯舜也。洙泗之道。萬古稱極。是孔子弘之。非道弘孔子也。人之力量能弘道。乃所以弘人。人弘道孟弘。道弘則非人不能也。若自肯擔當。自肯獨任。即堯舜孔子和尚有無窮世界。無限精微。待我輩充拓。興言至此。能不慨如。故曰待其人而後行。此孔孟自任之至也。

沈長水

吾嘗終日章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聖人也。曾從辛苦中思索一番過來。到得後面。舉眼都是這個道理。比那思的時節。較更着實。故曰不如學。其實無聖人之思。不可以言聖人之學。學者不可徒狥其言。又墮於不思的一邊去了。薛畏齋

當仁不讓章

見儒子入井。而怵惕形焉。此是好事。那時節便是師在前面。須着去做。不讓與他。這個心是人人如此。個個一般。無所為而為都。這便是擔當仁處。此是聖人指出人心一個當仁的本體示人。言如此乃可以為當仁也。蓋曉得這個意思。則當仁的道理便在面前。不然則當面蹉過。可惜也已。薛畏齋

師冕見章

朱震謂謝上蔡，謝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少選，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都。徐儆弦

季氏將伐章

玩夫子此章，憫然有公室之思，一以懼季氏，使不至於逼上，所以安魯；一以責冉求，使不至於逢君，亦所以安季氏。本為貪利乃曰除害，故為冉求之飾辭。有國有家，以諸侯大夫言也，指魯君季氏也。曰患，因季氏之為子孫憂者言；曰貧寡，因季氏之欲伐顓臾言；曰均安，因季氏之不得於魯君者言。徐儆弦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氏之身，季

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其後畔費者出於公山。費者出於孔子。則季孫之憂。果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同上

天下有道章

陳止齋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徐儆弦

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亦足以見夫子寓意之深。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而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同上

益者章

益字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之意。損字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之意。漢人有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此可以見損益之義。徐儆註

蔡傳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趨避。便是不直。此頗與朱傳不同。同上

便辟便佞。皆便也。便於人則人損。驕樂晏樂。皆樂也。樂於己則己損。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憂患。而敗於安樂者。同上

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人之真性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從真性上建立起來。有此真性。擴而大之。方能心境合

一。神化無方耶。看來誠於好惡。如孔子所謂善人有恒。孟子所謂善人信人。求志達道。則聖人君子美大聖神之流耶。薛畏齋

志與道。都在吾性中。隱居乃所以求吾之志。行義乃所以達吾之道。外面的物事。就是裏面的物事。那個真性。直包羅天地。充塞無間。人人有此真性。那個能充擴得到這田地。故曰未見其人也。同上

齊景公有馬章

景公千駟。不如夷齊之餓死。顏子一瓢。乃同禹稷之用世。學者於此可以深省。徐儆弦

陽貨欲見章

使陽貨欲見而即見之。有餽而不往拜之。往拜而不瞯其亡遇

諸途而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一有節度。其答之也。立談教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於亢。遜而不至於屈。真可以為處惡人之法。徐敬菴

公山弗擾章

如有用我。其為東周。聖人作用。神化莫測。豈可以尋常槩論。近世林氏乃謂夫子見用。必因陪臣還政於大夫。因大夫還政於諸侯。因諸侯還政於天子。所以說為東周。此如稱貸之人。挈物以償人。由甲以還之乙。而又由乙以還之丙。其為說之戇。有不待辨而明者也。而以擬聖人之施為。亦謬矣。徐敬菴

聖人道大德宏。人人傾慕。公山弗擾。叛逆之臣。身處死地。思量只有孔子救得他。他來召。亦只為救死之計。如今之衆人去

此段可去

禮佛一般。思量只有佛超度得他。故曰豈徒哉。言他必定辦得一片信心來也。孔子到那裏。必將陳君臣之義。以感動其心。使之釋邑請罪。就死司寇。那時節季桓子亦必感動。知得家臣不可叛大夫。大夫亦豈可叛諸侯。必將歸政魯君。魯君亦因此感動。脩舉周政。以事周天子。一舉措間。而名分正。綱紀立。政治脩。文武周公之治。赫然復建於東方矣。豈不可以為東周乎。

薛畏齋

由也女聞六言章

蔽。只是此心被私意遮隔了。私意遮隔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故須學以去蔽。然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反增長得蔽去他不得。好學如何。只是隨時隨事有得於心。如誦詩便有個興觀羣

恕的意思見賢便有個思齊的意思見不善便有個內自省的意思這個幾微處一毫私意也容不得如此則真心發見氣質不用事這個真心便是德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便是仁這道理分分曉曉不可陷不可罔便是知實有此理無所為而為便是信順此理而達之便是直發之勇決處便是勇此理不屈不撓處便是剛皆不從外得者此之謂好學子路知學未必知好未免滯於口耳則理未透徹其蔽有所不免矣夫子之言亦因其病而藥之薛畏齋

小子何莫學章

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有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

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繫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又安可謂篇篇皆有之也 徐敬弦

禮云禮云章

禮云一章且不說出敬和二字令人一唱三歎深思而自得之其味深長君子語道所以貴於涵蓄 徐敬弦

鄉原二章

上章以似德而亂德故曰德之賊下章可以蓄德而不有故曰德之棄賊之云者若加之以傷殘棄之云者若委之於道途 徐敬弦

鄉原章

鄉原同流合污。似權而非權，害於權者也。其忠信廉潔，似經而非經，害於經者也。 薛畏齋

色厲內荏，是穿窬之盜。鄉原是劫殺人的賊，不畏人知者。 同上

鄙夫章

王氏曰：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弒父與君。 徐儆弦

予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一節，早是把真機盡洩。方欲無言，已自言盡了，更又何言。 徐儆弦

宰我問三年章

三年為禮，三年為樂，此是外面把持的學問。他以食稻衣錦為

安。未必是他真心。蓋他認得這個事。該做就做了。何暇求諸心。然亦可見務外學術。驅率天下。能使人喪其真心如此。畢竟喪不得。如夷子思以易天下。而厚葬其親。畢竟到真心上過不得處。依舊不肯。此異端之所以不能勝正道。而先王之制。所以至今不墜也。夫子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不管三年與否。是宰我之所必有。既有此心。豈得安於食稻衣錦。亦可逆知其必不安也。而言汝安則為之。言看你到那時安不安也。末節是推所以不忍不安之故。決言宰我既逃不得。要短也有不能。蓋子之所以不忍不為者。乃至愛根心而然。非有所強也。此宰我之同情。宰我既與人同其愛。又安能與人異其情乎。薛畏齋禮樂以養吾心之中和。中和是人情恰好處。如有三年之愛。則

通服三年之喪。此禮樂之本原。儀文度數之所從出也。宰我不求諸心之所安。而從事於儀文度數之間。以求免於崩壞。抑末矣。同上

飽食終日章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博奕便用心。然則終日之間。心從何處去。博奕之時。心從何處來。無他。用與不用耳。人若能回頭轉腳。都如博奕之用心。則虛靈知覺。無處不到。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入聖亦不難矣。此是一個提省人心的大機括。學者讀此。便當醒然。孟子引好貨好色之心達天德。亦此意。薛畏齋

君子尚勇章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得亦

想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徐儆弦

君子亦有惡章

君子亦有惡。賜也亦有惡。兩亦字俱當玩。夫子所惡惡人之不善者。子貢所惡。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 徐儆弦

楚狂章

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 徐儆弦

長沮章

是知津矣四字。含蓄有味。桀溺比長沮之言。發露殆盡。夫子只就桀溺之言反之。而長沮亦因以見。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便見聖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便見聖人斡旋

天下之權。徐儆弦

周有八士章

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廢之故也。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為無意也。徐儆弦

上章以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也。同上

士見危章

見得喪祭皆言思。而見危獨不言思者。蓋死生急迫之際。須有激昂慷慨之氣。方能致命。一有徘徊顧念之心。則不能矣。所以看不得思字。徐儆弦

執德不弘章

執德不弘的人。得一善。自以為足。有一善。便要人知。說他不善。便不能容受。人不知。便有所不滿。此其胸次狹隘。安能恣有衆善。信道不篤的人。其初既見得是。少間又被人搖惑。有所改移。或移於是非。或移於利害。此其胸中躊躇。安能服膺勿失。此所以不能為有無也。有無當就道德言。不以人言。徐敬齋

執德不弘二句無病。焉能為有二句便有病。聖人也說執德弘信道篤。但不以有無言。子張分明着事說。他意說無所不執。無所不信之謂弘。執而不弘。信而不篤。這所執所信還有限。不是道德之全體。算他不得是弘。一無所執。一無所信之謂無。他如今亦有所執。亦有所信。不是全然無見的。算不得他是無。以有無

多寡說道德則德非根心道非率性之謂矣若根心之德須是無所執乃能無所不執率性之道無所信乃能無所不信蓋人心原無一物人性上亦添不得一物故也豈可以有無言哉故添着下句便有病 薛畏齋

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尚不難至月無忘其所能方是難知所亡是用力處無忘所能方是得力處人多是忘了又從頭做起所以常常如此不能長進然所謂無忘亦是得一善服膺弗失之意若只是博聞強記亦是爲心之累 徐儆菴

大德不踰章

事則有大小矣心有大小乎哉小節之失畢竟是心病說不得

可也。薛畏齋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子夏之學。俱是分本末為兩段事。子游之意以為教人以末。就當教之以本。如何專把末教他。子夏之意以為本末兼該是聖人事。教學者須當先教以末。後教以本。其實皆非也。本就在末裏頭。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是灑掃應對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待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孰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薛畏齋

孟莊子之孝章

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所用之臣必賢所行之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

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此夫子之所謂難。徐傚注

孟氏使陽膚章

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心。常行於法之中。徐傚注

喜心生於任法。任法者有時而或過。矜心本於好生。好生者終歸於無弊。同上

君子之過章

君子之過。亦有不同。或進脩之功未能遽底於純。而一念之雜雖盛德無以自免。蓋有不自知焉。而或罹於過者。若顏子之過是也。或事變之來。未必盡如吾意。而兩難之際。雖善道無以自

全又有不得已焉而冒有其過者。若周公之過是也。 徐敬注

衛公孫朝章

子貢之答太宰。則謂其縱諸知。其答公孫朝。則謂其學諸人。縱諸天者。夫子之所以將聖。學諸人者。夫子之所以益聖。 徐敬注

堯曰章

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是帝王之大事。故篇終及之。許大天下。堯舜以之授受。其所囑付。只是四三言而止。至舜之授禹。又更無別說。此可以想見當時聖聖相承。精神契合。宇宙清寧氣象。至湯之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之誓告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却費氣力。比之湯時。又自不同。此可見世道人心之變。與帝王之所

以隨時區處者不容不如此也 徐儆弦

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脱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在己寄托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 同上

紂爲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去加富善人把此做個第一件事即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法此是帝王收拾人心之要術 同上

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詞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同上

堯曰一章

事各有理中也者得其理而時措之謂也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孔子之所謂五美皆事也堯舜禹湯武王孔子得其理而

措之。則為中。謂之寬信敏惠。謂之知。苟不得其理。而措之不時。則悉矣。事之美惡係於心之中與不中。措之時與不時。而世之治亂。學之得失。君之仁暴。人之聖愚。皆於此分。堯舜禹湯武王孔子。或達而行道於上。或窮而明道於下。不過以中道相傳而已。中也者。千聖相傳之心法也。一部論語。只說得一個中字。欲人得此理於心。而時措之。故記者於篇終。提出一個緊要字眼示人。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明此義。則事事有得。不然。則是侮聖言也。薛畏齋